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J38nB409

丹霞澹歸禪師語錄

明 今釋說

今辯重編（依駒本印）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上堂
  - 示眾
  - 佛事
  - 遺命
  - 問荅
  - 拈古頌
  - 頌古拈
  - 行狀
  - 塔銘
- 卷目次
  - 1
  - 2
  - 3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（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）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丹霞澹歸釋禪師語錄卷一

同門弟樂說今辯重編

上堂

康熙甲寅春，大眾請上堂。拈香，云：「此一瓣香恭為今上皇帝，惟願一人有慶，萬壽無疆。」又拈，云：「此一瓣香奉為　護法檀越，惟願文臣不愛錢、武臣不惜死，萬民樂業，天下太平。」又拈，云：「此一瓣香焚於一株，不但大地眾生命根俱斷，亦令天下老古錐鼻孔纔熏，掃蹤滅跡。今日操入室之戈，供養現住廬山歸宗堂上本師天然是和尚，用酬法乳。」第一座白槌，云：「法筵龍象眾，當觀第一義。」師云：「纔說第一義，卻須更與一槌。」僧出，問：「無邊剎土者一指端，畢竟是同？是別？」師云：「者裏討什麼同別？」僧一喝，師云：「未有主在。」進云：「和尚前言不顧後語。」師云：「恰被闍黎道著。」僧又一喝，師云：「且去，別時來。」進云：「還有一著在。」師云：「一向留與闍黎。」進云：「移過螺峰挂北斗，分付胡孫莫畜狗。」師不荅。僧問：「和尚多時住此山，今日深居丈室，還有法與人麼？」師張口，云：「闍黎且道：病僧有舌頭也未？」進云：「重翻貝葉開還合，暗裏點頭事不疑。」師云：「舌頭生也。」良久，云：「還說箇什麼即得？」舉：「僧問法眼：『如何是沙門所重？』法眼云：『若有所重，不名沙門。』」師云：「即今人人有箇問頭，未免各有所重。病僧纔見你有所重，便與拈卻。且道病僧還有所輕也無？到者裏稍有顧盼，便成大病。說箇不顧盼，又是大病。了得底人，千念萬念，決定不流入第二念。不是無念，祇是不相續。於相續中而無相續。不相續想者，不是你一時湊泊、多年踐履得來，須是悟始得，悟須是一蹋到底始得。不見俱胝和尚，得天龍一指頭禪，隨問但豎一指，別無提唱。玄沙云：『我當時若見，拗折指頭。』人知玄沙老婆心切，救得一指頭。不知玄沙也祇替俱胝下得箇注腳。大眾！者祇是箇注腳，俱胝一指頭又是阿誰注腳？大梅會得即心即佛，不管他非心非佛。非心非佛，祇是即心即佛注腳。便不是心，不是佛，不是物，也祇是即心即佛注腳。即心即佛，又是阿誰注腳？直饒你過了轉句，過了半提，到得向上全提時節，也祇是箇注腳。且是阿誰注腳？大眾！我者裏要注腳即有，要本文即無。你待向者裏討本文，便是禍事。你討得本文了，須拋向腦背後，別作生涯。若更向本文上左顧右盼，一發是禍事也。大眾！直須與麼委悉好。」復舉：「雪竇化主省宗問興教坦和尚：『諸佛未出世，人人

鼻孔撩天，出世後為什麼杳無消息？』」師云：「者是全部底注腳，他卻有陷虎之機，也須還他箇屠龍之手。與教云：『雞足峰前風悄然。』」師云：「胡蜂猶記舊時窩。省宗云：『未在，更道。』興教云：『大雪滿長安。』」師云：「猛將卻返家中死。以省宗便云：『誰能知此意，令我憶南泉。』拂袖歸眾。興教下座，請省宗重理前話，至未在更道處，出語云：『我有三十棒，寄你打雪竇。』省宗纔拜。大眾！若不會興教後語，玄沙便拗折指頭，也祇做得俱胝一半注腳。你不會得，玄沙只一半；你會得，俱胝卻完全。作麼生是玄沙一半？杜鵑枝上月三更。作麼生是俱胝完全？蝴蝶夢中家萬里。大丈夫兒寧可向俱胝句下生，不可向玄沙句下死。若更徘徊，自是你根性遲鈍，不干病僧事。」遂合掌，云：「去年九月承　老人有命，今日略赴箇時節，用申迴向。大眾！客聽主裁，自多陳謝；子傳父業，不用承當。且作麼生是不用承當底句？」喝一喝，云：「話墮也。」結槌，云：「諦觀法王法，法王法如是。」下座。

浴佛，上堂。「世尊生下一手指天、一手指地，被後代兒孫喚作傳語人，即今坐立儼然，不用指天、指地，更無一人免得傳語之過，你便免得做傳語人、免不得做寫畫人，總做了寫畫底人，依舊是傳語底人。大眾！世尊生下，一手指天、一手指地，此是第一幅古畫；後來在摩竭陀國掩室，令阿難門外傳語，此是第二幅古畫；最後來在娑羅雙樹下示涅槃相，此是第三幅古畫。者三幅畫描，盡古今人人都道千金難買，到我者裏一文錢不值，近來卻收得一幅。文殊三處過夏，大迦葉欲白槌擯之，纔舉起槌，忽見百千萬億文殊，盡其神力槌不能舉。大眾！此乃點睛之龍破壁而去，你若眼目定動，卻是未得點睛，鱗角爪牙雖然具足，猶靠著一堵壁在。」便下座。

南雄還山，上堂。舉：「百丈有僧哭入法堂，云：『父母俱喪，請師選日。』丈云：『明日來，一時埋卻。』」師云：「病僧往南奉慰陸孝山大夫，且作麼生說箇一時埋卻底道理？隙中塵影日紛紛，叫殺蒼天總不聞。」舉手槌胸，云：「若我嚴尊在日，不致得如此無依無怙。」良久，顧大眾，云：「汝等從來不曾有一點眼淚，都是些鐵打心肝。」卓拄杖，下座。

端午，上堂。「當日屈靈均抱石自投於汨羅江，江邊之人並流往救，遂留下箇競渡底故事。今日若有人抱石投江，山僧不但不理他，更與一推。何以故？者鈍漢抱著一團滯貨，不送向深水裏，更待何時？後因蛟龍奪其祭食，又留下箇楝葉五絲粽子。今日若有蛟龍奪食，山僧不但不理他，更點與三碗茶。何以故？他到有徹底為人手段，爭奈靈均以德為怨，人人有一塊石頭不肯放下、人人有一

段口食生怕奪卻，三千年前、三千年後，爭免得山僧檢點？」驀豎拄杖，云：「會麼？雪浪堆中齊喝采，奪標須是弄湖兒。」卓一下。

上堂。舉：「《菩薩戒經》：『我今盧舍那，方坐蓮華臺。』」師云：「大尊貴生。『周匝千華上，復現千釋迦。』」師云：「猶有次第在。『一華百億國，一國一釋迦。』」師云：「沒卻頂。『各坐菩提樹，一時成佛道。』」師云：「且莫眼花。『如是千百億，盧舍那本身。』」師一喝，云：「當時若有人下得者一喝，也免卻後代兒孫許多之遶。『千百億釋迦，各接微塵眾。』」師云：「向什麼處下手？『俱來至我所，聽我誦佛戒。』」師云：「草鞋錢且寘，漿水錢是阿誰出？」驀豎拂子，云：「甘露門開也。千百億釋迦總在拂子頭上誦盧舍那常所誦一戒光明金剛寶戒。千百億文殊各各白槌道：『因地而倒，依地而起，離地求起，必無此理。』千百億普賢各各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而作誓言：『世界無盡，眾生無盡，而我行願一切無盡。』四門天王飛熱鐵輪，追集天下獰惡鬼神，遵受佛敕，護持正法。惟有一魔王道：『瞿曇！我直待眾生界空，乃至無有眾生名字，爾時我方發菩提心。』盧舍那佛在赫赫天光師子座上聞此語已，合十指爪唱言：『善哉！』千百億釋迦、千百億文殊、千百億普賢一時不見，魔王也不見，盧舍那佛也不見。大眾見麼？」擲拂子，云：「一片白雲橫谷口，幾多歸鳥盡迷巢。」

上堂。「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？前百丈云：『不落因果。』便墮了野狐身。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？後百丈云：『不昧因果。』便脫了野狐身。五百生前後兩箇老古錐都只道得一半，若有道得完全句底，我讓院子與他住。」眾無對。師云：「若無，山僧自道去也。」便下座。

上堂。「今朝月食，食成一箇兼中到。纔說兼中到，不得向黑圈圈上作道理。全瞎全開，半開半瞎。全瞎也是者箇道理，全開也是者箇道理，半開半瞎也是者箇道理。到得無可瞎處，大地一時火發。摩竭陀國正令雖提，格外相詶，不堪鈍置。明日佛舍利塔豎起剎鋒，山僧有病，不能上山，借重樂說大師出一隻手。」

上堂。舉：「大目犍連以神足通追佛音聲過東方無量世界，了不得其邊際。」師云：「佛音聲既無邊際，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不可有邊際；六塵既無邊際，六根不可有邊際；六根既無邊際，六識不可有邊際；六識既無邊際，世、出世間一切法不可有邊際；一切法既無邊際，觀世音菩薩一雙眼睛向什麼處著？」卓拄杖，云：「還見麼？諸人髑髏在者一聲裏，者一聲在諸人髑髏裏，各各總、各各別，各各異、各各同，各各成、各各壞，各各相知、各各不相知，

各各相到、各各不相到，各各來無從、去無至，各各無依、各各無住，各各無性、各各如夢，各各如幻、如化，各各如燄、如影，各各如空、各各普遍，各各清淨、各各解脫。觀世音菩薩有如是著眼分，三十二匠人上忉利天雕佛三十二相到梵音相。為什麼無著手分？」卓拄杖，云：「還見麼？拄杖子是梵音相，遍行堂是梵音相，堂中說法、聽法、坐立儼然是梵音相，山河、大地、草木、叢林是梵音相，三十二匠人是梵音相，一斧、一刀、一鎚、一鑿是梵音相，雕不出底梵音相是梵音相，雕得出底三十一相是梵音相。」卓拄杖，云：「還見麼？若向者裏有箇入處，全身脫落，卻來痛罵山僧拖泥帶水，正好抓著癢處。如或未然，各與一張白紙，將驢鳴、犬吠、鵲噪、鴉啼與我一一畫來看。」

謝劉中丞，上堂。僧問：「因果分明，丹霞榜樣，撫臺為和尚填債，和尚作何法施為眾商量？」師云：「你莫謗撫臺。」進云：「草鞋未解，腳跟帶線，草鞋高挂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你又謗山僧。」僧問：「泰山非高，日月非明，是箇什麼？」師云：「就是你。」進云：「泰山高，日月明，是箇什麼？」師云：「就是你。」進云：「和尚昨到西天，今歸東土。」師云：「也就是你。」進云：「吽！吽！」師默然，僧佇立，師云：「釘定了也。」僧禮拜歸眾，師乃云：「眾生欠佛債，佛還眾生債。眾生為什麼欠佛債？渠與三世諸佛同一鼻孔，多劫背馳，不還本有。佛為什麼還眾生債？渠與一切眾生同一鼻孔，一朝先得起大慈愍，作大方便，令其各還本有。眾生既欠佛債，為什麼卻不還？佛不欠眾生債，為什麼卻還？」召大眾，云：「欠者不還，還者不欠。識得此義，無自、無他，無得、無失，無憂、無喜，無能欠者、無所欠者，無能還者、無所還者，一道清淨，平等解脫。山僧向充此山監院，欠了若干債，連年奔走，填補不完。近來老病支離，不能下山。承劉大中丞於羽書旁午之時，遠相軫念，特為結絕此案，令得一心調理。今日舉似大眾，此乃當厄之德，施於不報之地。中丞於不報之地而行此施，理同太虛；山僧於不報之地而受此施，事周法界。便是中丞一道清淨，平等解脫，本有自性，更無造作。不但與山僧同一鼻孔，亦與三世諸佛同一鼻孔，亦與一切眾生同一鼻孔。一切眾生不知，少處不減；三世諸佛知了，多處不增。且道：多處增、少處減又作麼生話會？」良久，云：「待一切眾生將三世諸佛鼻孔拽脫，總與中丞迴向。」卓拄杖，下座。

上堂。「一夏來並無一箇祖師出現，解夏以後還有麼？」召大眾云：「有三種過，祖師不得出現：知有人不知有己，行得、住不得；知有己不知有人，住得、行不得；知有人知有己，也行得、也住得，只要時時在眼前，稍稍參差便不自在。過得者三種過，祖師

便出現。還有麼？」自云：「若有，也是怪事。」復云：「諸方匡徒領眾祇要祖師出現，為什麼卻成怪事？」自云：「若無，也是怪事。」召大眾云：「有祖師出現便無祖師出現，無祖師出現便有祖師出現。道得見怪不怪底句，分付拄杖子。」眾無對。師便起立，合掌云：「且喜無人證據。」下座。

上堂。「今日中秋佳節，舉兩則看戲因緣，少伸供養。有一官人赴宴，看了一本紅梅記，喚正生、正旦來贊歎道：『今日卻苦了你二人。』便將席面賞他。又喚小丑來罵道：『人家有了你者樣奴材，致使骨肉生離。』便拿下去打。那主人著忙了，便勸道：『者是做戲，如何便好認真？』官人道：『如今教我向那裏討出箇真底來？』大眾！者官人到有三分伶利，只是拈了眼裏一重花，又添了腦後三斤鐵。有一村漢進城看戲，看了一本琵琶記，一齣關雲長斬貂蟬，他便逢人歎惜道：『可憐趙五孃一生行孝，到頭來被箇紅臉蠻子殺了。』大眾！者村漢便是十分糊塗，卻也拈了腦後三斤鐵，只添了眼裏一重花。我如今要將者兩箇人選一箇做善知識，且道合選那一箇？」自云：「他兩箇只是看戲底，不如徑選了者紅臉蠻子。且道紅臉蠻子有什麼長處？只有一枚鬼見怕，彈丸八面刀無靶。」

上堂。「以少方便疾證菩提，無量三千大千世界抹為微塵，一一塵有無量三千大千世界，一一世界有無量眾生，一一眾生身中有無量諸佛出興，一一佛出興有無量菩薩圍繞，現無量不可思議神變，說無量差別法門，作無量廣大佛事，經無量不可說劫。」卓拄杖一下，云：「若出得者一下，我為汝諸人入拔舌獄。還信麼？」自笑云：「著甚死急！」

上堂。舉：「趙州語：『金佛不度爐，木佛不度火，泥佛不度水，真佛內裏坐。』」師豎拂子，云：「拂子也不度爐，也不度火，也不度水，真佛在什麼處？汝等二六時中，如天普蓋，如地普擎，如四河入海，滔滔汩汩，不舍晝夜，求斷相不可得，求續相不可得。因什麼特地艱難？古人見汝不會，從旁著急，熱忙裏說上幾句；又怕你錯會了，冷地裏添上幾句，都叫做事不獲已。祇如風颺剎旛，二僧辯論，六祖道：『不是風動，不是旛動，仁者心動。』者是熱忙裏說上幾句底。雪峰讀到此處，便道：『大小祖師龍頭蛇尾，好與二十棒。』太原孚上座侍立次，咬齒，雪峰又道：『老僧與麼道，也好與二十棒。』者是冷地裏添上幾句底。雖則忍俊不禁，在得底人分上是什麼殘羹餿飯？若論老婆心切，理合如然。所以，雲巖在南泉不會異類中行話，道吾與他同回藥山請益，依舊不會，直得咬指頭出血。船子見夾山頻頻回顧，豎起櫂，云：『汝將謂別有？』便覆舟入水而逝。汝等特地艱難，病僧也合向萬仞懸崖騰身

直下。只是汝等不曾到夾山底田地，病僧不甘，便做船子。何不自家向萬仞懸崖騰身直下看？若能向萬仞懸崖騰身直下，方信道：二六時中，如天普蓋，如地普擎，如四河入海底消息，大似日中逃影。便是船子，一條性命直不得，一碗殘羹餿飯也博不得。夾山一聲可惜，何況趙州？恁麼告報郎當不少，汝等還肯省力也未？」復舉：「玄沙語諸方老宿：『盡道接物利生，祇如三種病人來作麼生接？患盲底，拈槌豎拂他又不見；患聾底，語言三昧他又不聞；患啞底，教他說又說不得。若接不得，佛法無靈驗。』地藏便出眾道：『現今桂琛有眼、有耳、有口，和尚作麼生接？』玄沙叫聲：『慚愧！』便歸方丈。」師召大眾云：「地藏蓋卻玄沙，玄沙蓋卻地藏，者便是汝等二六時中如天普蓋、如地普擎、如四河入海底消息，因什麼特地艱難？有僧持此語請益雲門，雲門云：『禮拜著。』僧禮拜，雲門以拄杖柽，其僧退後，云：『汝豈不是患盲？』復喚其僧：『近前來。』僧近前，雲門云：『汝豈不是患聾？』又問：『會麼？』僧云：『不會。』雲門云：『汝豈不是患啞？』其僧於此悟去。大慧道：『者僧悟去，祇悟得雲門禪。若是玄沙禪，更買草鞋行腳。』」師召大眾云：「雲門放出玄沙，大慧放出雲門，者便是汝等二六時中如天普蓋、如地普擎、如四河入海底消息，因什麼特地艱難？會麼？」以拂子左拂一下，云：「撞倒釋迦。」以拂子右拂一下，云：「磕翻彌勒。盲人、聾人、啞人，金佛、木佛、泥佛，拋在緣玉潭中，便見西方日出。」擊禪床，下座。

上堂。樂令以麈尾柄确几，云：「至否？」客云：「至。」樂舉起麈尾，云：「若至，那得去？伊也弄得精魂一出。管公明語鄧颺：『老生者見不生，常譚者見不譚，要向者裏喚主人公，且莫受人瞞。』張思光：『陸處無屋，舟居非水，互換機鋒即且實，當明不顧暗、當暗不遇明又作麼生？』晉元帝生得箇好太子，解道：『舉頭見日，不見長安。』可惜不肯出家，若出得家，到是箇宗門種草。如今禪和子於者一句下得些灑脫，便要籠罩一世，若到丹霞門下，打折你腰，莫言不道。」

南雄送別陸大夫還山，上堂。舉：「六祖大師云：『吾滅後，有二菩薩從東方來，一在家、一出家，建立吾宗。』」師云：「大小祖師作座主見解。山僧建立丹霞十三年，有一箇南雄陸大夫，他如今奉尊人之諱還鄉去也，忽有人問：『地頭已離，途中有阻，又作麼生？』但向道：『沈融谷底外父就是陸孝山底家爺。』汝等衲僧到者箇時候，踢翻虎穴，直入龍潭，更有什麼事？」卓拄杖，下座。

上堂。「悟石問我：『還要《資治通鑑》麼？』我說：『是書便要。』有人說：『者箇是點鬼簿，要他作甚？』我說：『過去、現

在、未來，鬼時時在我者裏過堂。我有時要點他，不敢不到；及至到了，我也不曾點他。』世界是箇鬼窟，古今文字乃至三藏十二分教俱是箇點鬼簿，還識得鬼麼？」連卓拄杖，云：「出跳，出跳。」

臘八，上堂。「一人成佛，一切世界有情、無情同時成佛。為什麼還有如許眾生？即如釋迦牟尼佛自道：『我從無如劫來久已成佛。』為什麼到此日此時方纔悟道？大眾！此時悟道，久已成佛，正覺山前並無此事、大洋海裏一任翻騰，直得摩竭掩室、毘耶杜口，正是拖泥帶水。汝等向什麼處摸索？」驀卓拄杖一下，云：「鶴有九皋難翥翼，馬無千里漫追風。」擲拄杖，下座。

迎歸宗老和尚出江口還山，上堂。「天然老漢本入山中相看，不謂山僧先出江上奉迎。山中相看者，不露一些消息，要顯從天而下底機謀；江上奉迎者，點出千里來龍，要顯絕流而漁底手段。絕流而漁者，遮攔不住；從天而下者，奇特不成。彼此勘破，一場懿懶。今日舉似大眾，還有知得落處者麼？相逢盡道休官去，老漢勘破山僧；林下何曾見一人？山僧勘破老漢。然雖如此，總被大眾勘破。」

劉中丞資薦道場滿散，上堂。僧問：「今日為劉大中丞指出報國之忠，即為大眾剖出拼命之義，百萬軍中作麼生是砲聲捉敗？」師云：明日來與汝道。進云：利刃相對，生死誰分？師豎一指，云：「總在者裏。」進云：「紅旗掩日。」禮拜歸眾。僧問：「十方世界尚無餘剩，未知撫臺即今還有餘剩也無？」師云：「汝還有餘剩麼？」僧一喝，師云：「大石洞前金菡萏。」進云：「和尚忘前失後。」師云：「亂雲堆裏鐵浮圖。」進云：「一回相見一回老，一度相看一度寒。」師云：「他時後日大哭有分在。」舉：「永嘉云：『日可冷，月可熱，眾魔不能壞真說，假使鐵輪頂上旋，定慧圓明終不失。』」驀豎拂子，云：「者箇是眾魔？是真說？若有眾魔，爭得不壞真說？若有真說，爭得不為眾魔所壞？大眾！眾魔即是真說，一箇不壞一箇；真說不是眾魔，兩箇不壞一雙。眾魔不壞真說，真說亦不壞眾魔，落霞孤鶩，秋水長天；眾魔即壞眾魔，真說亦即壞真說，兔麥燕葵，南箕北斗。到者裏，直饒千手千眼，只好站著看，爭奈當人不能自信，翻成特地。大眾！心是自己底心，性是自己底性，如今人從生至老，起居不疑起居，食息不疑食息，為什麼說到心性翻成特地？只為嗜慾日深，道理日錮，邪說日熾，通塗日塞。若在富貴場中，大似順風揚帆，猝難收港。學士大夫讀得些經史，積趲得些世間知見，倚才趁勢，毀謗先聖，埋沒己靈，要得迴心嚮道，真不易事。山僧自聞劉中丞之訃，傷感不已，特遣大眾禮懺。今日道場滿散，更為舉揚，陞於此座，不獨為他於丹霞

有護念之德，蓋為山僧有知己之感，於法門有同道之悲。祇如中丞在此山建毘盧寶閣，免常住糧差；為大眾造巡廊，使步步皆得安隱；為大眾造普同塔，使人人皆得歸藏；又為山僧代運三寶互用底因果。者些功德，汝等無有不曉，卻如何是山僧知己之感？記得中丞初見山僧，便將出處大義、儒佛異同盡情擊難，山僧亦盡情剖晰，中丞便信得山僧是箇真實出家為道底人。大眾！真實出家乃是本等，為什麼卻成知己之感？只為世間人看得佛法荒唐，看得出家人微賤，便把山僧當做人家簷下躲雨底漢子。中丞語山僧云：『經濟二字便讓儒流，性命之學須還佛法。』他信得佛法至微至妙，便信得出家至尊至重，即信得山僧出家至真至實，決不肯落在功名富貴中，決不坐在文章節義上。所以一見山僧之後，常常相見，只談佛法，不及一些世事者，便是山僧第一知己之感。中丞既信得佛法、信得山僧，又信得教外別傳之道，肯向者裏用心，山僧見他出言吐氣時有脫穎之處，但未免耽著靜定境界，愛得有些把捉。山僧向他說：『此事固須細心，亦要膽大。』因舉：玅喜道：『士大夫參禪生怕落空，譬如船不曾翻便要跳水。』中丞沈吟未荅間，山僧便說：『不如憑他跳水，撲通一聲響，不見一滴，方纔可笑。』中丞當下便覺痛快，後來在海幢方丈與阿字法兄劇談玄妙，山僧舉：『古人道：即心即佛。又道：非心非佛。又道：不是心、不是佛、不是物，還有優劣也無？』中丞道：『他作幾層纔說得完？也非得已。』山僧道：『於公如何？』中丞道：『若待說完，堪作什麼？』山僧又道：『如何是不待說完便見？』中丞一笑而起。大眾！者不是曲彔木邊、長連床上鬥得口熟來底，是他自己胸襟流出，祇是他有些不曾倒斷處，終不自瞞。山僧一發見他志誠，便道：『此事切莫放慢，但時時逼拶，逼拶到水窮山盡，自有箇倒斷時節。』者是壬子年九月，山僧與中丞相別，到次年夏間，山僧大病一場。冬間，奉老和尚呼喚，前往歸宗。今年春，回至南昌，路上又是一場大病。病中念及時事倥傯，羽書旁午，恐怕中丞忙中忘卻者一著子，力疾寓書云：『公是朝廷大臣，挑著地方擔子，干係不小。眾人皆憂，豈能無憂？眾人皆疑，豈能無疑？正當一切紛紜時，此箇無動如來不曾動著，卻不可云無動如來不曾紛紜也。』中丞荅書，深領此意。山僧見他後語未全脫，然隨後有些閒言長語，差侍僧持去，中丞已往潮州。及冬，再差監寺往候，中丞已不相待。傷哉！傷哉！大眾！不信佛法者如沙，信佛法者如寶，信佛法者如毛，信教外別傳之道者如角。如今出一叢林，入一保社，說是祖師門下客，提箇話頭，做些工夫，操三歇五，半青不黃者何限？且無論一聞千悟，得大總持，便向者箇門頭勤學好問，也不多見。何況尊居八座，數千里內文武吏民、錢糧兵馬許多機務，又有許多

人奔走趨承，他卻似深山道流，不貪酒色，不耽著名利，時時有箇不徹證、不休底志氣。便是山僧見他在海幢請了一部《五燈會元》，相見時便將五燈裏機緣來問；請了一部《華嚴經》，相見時便將經裏疑義來問。如此精勤，宰官中實是希有。可惜他已見大意，未即到家，纔得四十三歲，便乃長謝人間。若是天假之年，真做得法門大器，山僧者箇同道之悲豈是小小？大眾！者一著子，事不論麤細、人不論僧俗、時節不論閒忙，沒有一刻不活脫現前，會底掉得便用，不會底永劫背馳。祇如中丞鎮撫省城，不往潮州，也沒人說他不是，只因忠孝激發，不顧利鈍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者，便是鐵輪頂上旋，圓明終不失底境界。若論一介之士，黃金不渝，白刃可蹈，與中丞一般境界，還得一般受用也無？山僧道箇知即得。一切人分上須得恁麼，中丞分上又作麼生？山僧道箇知即不得。大眾！總是一般境界，為什麼一邊知即得，一邊知即不得？」豎拂子，云：「山僧向者裏見中丞，中丞向者裏見山僧，若別有相見，辜負了中丞不待說完便見底消息。會麼？」復豎拂子，云：「山僧向者裏不見中丞，中丞向者裏不見山僧，若再有相見，也辜負了中丞不待說完便見底消息。還會麼？」擲下拂子，喝一喝，乃合掌，云：「上來舉揚，耑為護法中丞持平劉公莊嚴報地，伏願天上人間隨所生處不昧正因，乘一佛乘直至道場，自利利他無不圓滿。且道：山僧還在裏許也無？」斂手哭，云：「可悲，可痛。」下座。

除夕，上堂。「大年三十人家做箇小船子，設些酒果，叫做送窮鬼。山僧便是箇窮鬼，汝等作麼生送？」眾無對。師乃云：「山僧便是窮鬼，並無一物與人，忽地七珍八寶，賺他不肖兒孫。珍寶止啼黃葉，兒孫過眼浮雲，者邊忽起忽滅，那邊隨壞隨成，到處撞頭磕腦，從來不出房門。汝等作麼生送？大眾總不開聲，留也留伊不住，送也送伊不行，曉得難施伎倆，不如做箇人情。」高聲喚云：「窮鬼！你領情？不領情？」自云：「不領，不領。」復云：「為什麼不領？」自云：「箇是各人家裏祖宗、三代先靈。」喝一喝，下座。

元旦，上堂。以拄杖右卓一下，云：「者是舊年三十。」左卓一下，云：「者是新年初一。且道：在什麼處過界中？」卓一下，云：「亥子之交。祇如南閻浮提夜半是北俱盧洲日中、東勝神洲日中是西瞿耶尼夜半，作麼說箇剎的底時節？短即論時，長即論歲。祇如娑婆世界八十小劫、極樂世界一晝一夜，乃至一念中過去、未來、現在沒一剎那停留，作麼說箇交代底主賓？」驀豎拄杖，云：「者是無量劫中第一年、第一月、第一日、第一時底第一剎那，者是一剎那中無量時、無量日、無量月、無量年底無量劫，沒有剎的

底時節、沒有交代底主賓，亥子之交向什麼處著？山僧不可教汝等隨例顛倒去也。」擲拄杖，下座。
石吼監院為父母請上堂。「石吼震監院為在家二眾造箇普同塔，躬負父母骨石，請樂說大師為授三皈五戒，方纔入塔。既入塔了，復請山僧舉揚般若，以報親恩。大眾！者是震監院行孝底事，在家人與出家人行孝各別。在家人說：父母全而生之、子全而歸之，也不沾沾承歡膝下。他又道：事君不忠，便是不孝；蒞官不敬、交友不信、戰陣無勇，乃至斷一樹、殺一獸不以其時，都是不孝。他也說得儘寬闊。我出家人寬闊又別。《梵網經》云：『孝名為戒，亦名制止。無一惡不斷、無一善不修、無一眾生不度，方名為孝。』在家人與出家人雖則不同，若論行孝，三牲五鼎、啜菽飲水，孝則俱孝、不孝則俱不孝，識得自己即孝、識不得自己即不孝。識得自己便識得父母。要識父麼？」擊禪床左角一下，云：「者裏是。」要識母麼？擊禪床右角一下，云：「者裏是。是則不無，爭奈在震監院分上喚作父母、在山僧分上喚作兒女、在一切人分上鄉下夫妻步步不離，三即一，皆空名而非實有。若於者裏著得一隻眼，舉手下足，無非報恩；若於者裏業識茫茫，拖累他散入七趣，伶俜辛苦，無非負恩。佛說：『若人以父實左肩、母置右肩，行四天下經無量劫，便利涕唾不離其身，猶未足以報恩。他從不要你安頓、從不教你休廢、從不與你捨離現成公案，直是報他不得。』山僧則不然，以父蹋在左腳下、以母蹋在右腳下，行四天下逕無量劫，便利涕唾不離其身，猶未足以負恩，他也不要你安頓、也不教你休廢、也不與你捨離現成公案，直是負他不得。既報恩、負恩二俱不得，山僧說底、佛說底相去多少？大眾！識得佛意，正好供養；識得山僧意，正好修行；總不識得鄉下夫妻步步不離，正好自在。」遂合掌，云：「上來舉揚，不但震監院父母，盡大地所有父母之恩一時報卻了也，卻有一人呵呵大笑在。且道：是那一箇人？」起立，云：「要頭斫取去。」
燈夕，上堂。「正月初一起箇早，病到如今猶未了，正是連旬風雨寒，跛鱉盲龜都凍倒。今日是十五，卻纔伸出頭來，寒山子便道：『吾心似秋月，碧潭清皎潔，無物堪比倫，教我如何說？』漳州權禪師又道：『吾心似燈籠，點火內外紅，有物堪比倫，來朝日出東。』二大老同到者裏，點綴元宵熱鬧不少，仔細看來未免有些俗氣。大眾！釅茶三碗幸可同傾，解事人前不勞重舉。」卓拄杖，下座。
雷峰候老和尚還山，上堂。「高亭初見德山隔江招手，忽然大悟，橫趨而去，更不回顧，後來開法嗣德山。大慧道：『高亭橫趨而去，許他是箇伶俐衲僧。若要法嗣德山即未可。何以故？猶隔江

在。』山僧則不然，高亭橫趨而去，許他是箇伶俐衲僧，後來法嗣德山，納了一場敗闕。何以故？猶有回顧在。」便下座。
浴佛，上堂。「人人有者一日釋迦老子偏會捏怪，卻是者些不會捏怪底從孃肚皮裏出來，哇哇地哭了聲。雲門聽得，頫首快心，把條哭喪棒悄悄放下，釋迦老子那裏落節？者裏拔本？」召大眾，云：「好一場打鼓琵琶，總被浴頭一串穿卻，雙龍吐水，一溫一涼。」以手作掩口勢，云：「我兒，我兒，不要聲張。」便下座。
結夏，上堂。橫按拄杖，云：「今日開爐，聖凡俱鍛，眾中莫有聖人麼？」眾無對。師云：「恁麼總是凡人也。若待轉凡成聖，從新鍛起，不是好手。」驀卓拄杖一下，云：「一齊鍛了也，還有躍冶之金麼？」良久，云：「沒有了也。者箇爐子今日開了、今日便收，教汝等一箇箇眼橫鼻直，坐享太平，好麼？」良久，云：「有什麼不好？」復云：「說什麼好？」便下座。
南雄還山，上堂。「兩次嶺頭送別，大好還鄉曲調。陸孝山父親死在家裏恰得還鄉，劉子安父親死在軍中亦得還鄉，便是山僧有箇父親死了多年，直至如今連還鄉二字也不提起。」卓拄杖，下座。
閏五月初一，上堂。僧問：「長老峰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放在玉淵潭裏。」進云：「不在內、不在外、不在中間，即今在什麼處？」師豎拂子。進云：「亦無立處。」師一喝，僧禮拜。師云：「若得一回落處，何消舉起方知？」乃云：「三年一閏，五年再閏，者裏但有時節，一切皆閏。所以，心心是閏，更無本心；法法是閏，更無本法；直饒成道利生，佛佛是閏，更無本佛。恁麼，前月已閏，今月再閏，作麼生銷繳？大眾！既一切皆閏，不得本月、本日、本時，即一切皆閏，重箇閏月、閏日、閏時，更喫一頓粽子，不妨錦上添花。汝等但得一飽，不須更討，便是落下飯碗，也只在閏邊閏表。」以拂子擊禪床，下座。
上堂。舉：「五祖演云：『佛祖生冤家，悟道染泥土，無為無事人，聲色如聾瞽。且道如何即是？恁麼也不得，不恁麼也不得，恁麼不恁麼總不得。忽有箇出來道：「恁麼也得，不恁麼也得，恁麼不恁麼總得。」但向道：「我也知你向鬼窟裏作活計。」』」師云：「出格道流纔一拈弄，敲骨打髓不可思議。古人所有言句，大似插草標兒賣頭。有一種人見了插草標底，便道：『我認得伊面目。』若是跳盪兒郎，疋馬單刀向百萬軍中將者插草標兒底一刀兩段，我者裏擂鼓三通，不枉平生志氣。然雖如此，不是說到者裏便休。且道如何即是？忽有箇出來道：『恁麼也不得，不恁麼也不得，恁麼不恁麼總不得。』卻向道：『你也說到者裏便休。』」下座。

上堂。「一喝分賓主，照用一時行，要識箇中意，日午打三更。若只懸羊頭、賣狗肉，達磨一宗掃地而盡。且作麼生委悉？蟻子慣從腥處走，蒼蠅偏向奧邊飛，不妨昧卻水老鶴，何苦明他諸佛機？」喝一喝，下座。

上堂。舉：「趙州訪一菴主，主豎起拳頭，州云：『水淺不是泊船處。』便出。又訪一菴主，主亦豎起拳頭，州云：『能縱、能奪，能殺、能活。』便禮拜。」師云：「有底道：『趙州古佛眼空四海，把者箇拳頭要抬便抬、要搦便搦，不知他八十歲行腳總站在拳頭邊傳語。』如今還有不甘心者麼？直饒道箇放下著，依舊落在拳頭窩裏。山僧見趙州恁麼告報，覓休心了不可得，說什麼甘心、不甘心？」驀豎拂子，云：「還見麼？向道莫行山下路，果聞猿叫斷腸聲。」下座。

上堂。「有兩兄弟極肯做詩，一箇指鴉為題云：『門前有一鴉，終日鬧喳喳，去了頭和尾，好像一塊炭。』一箇指狗為題云：『門前有一狗，終日鬧吼吼，去了頭和尾，好像一條凳。』兩人便要訪歐陽修求印證、做名公。正開船時，歐陽修也來搭船，修便問：『二公何往？』荅云：『去訪歐陽修獻詩。』修云：『我也頗好吟詠，可便請教麼？』二人欣然朗誦前作，修云：『好詩，好詩，我三人難得此會，大家聯句一首何如？』一箇便起句云：『三人共一舟。』一人便接云：『同去訪陽修。』修云：『修到識得你，你到不識修。』大眾！者兩箇漢納了一場敗闕，要作座主使下也不能勾，歐陽修雖則氣宇如王，爭奈錯下名言？何以故？他兩人害底是識得修底病，卻擔了不識修底，者裏要識得修底名，直須害了不識修底痾。還委麼？躍馬過檀溪，堂裏一群魚，慌忙跳下驢，摸得一藕。」作一圓相云：「不得動著。」下座。

解夏，上堂。僧問：「綠玉潭裏落日吞天，長老峰前磨牙弄舌，更於拂子頭上豎一翻筋斗，和尚還放出一頭地麼？」師云：「不許。」進云：「作麼生是空劫以前自己？」師云：「你還喫拄杖也未？」進云：「如何是和尚眼？」師豎起拳。進云：「如何是學人心？」師豎二指。僧禮拜，師乃云：「結夏以來，趙州東壁挂胡盧；解夏以往，洞山萬里無寸草。」喝一喝，云：「猶有者箇在。來亦不須尋，去亦不須討，丹霞打碎醋胡盧，全身入荒草。」喝一喝，云：「猶有者箇在。」召大眾，云：「三段不同，為什麼都有者箇在？明明向你道，尚自不會，何況蓋覆將來？睦州老漢誑嚇閭閻。」驀豎拂子，云：「見麼？明明向你道。」擲拂子，云：「還見麼？明明向你道。」顧侍者，云：「還我拂子來。」侍者度與師，師便打，云：「明明向你道，尚自不會。頭長三尺、頸長二寸，有什麼蓋覆？盞子撲落地、碟子成七片，有什麼蓋覆？扇子

[跳-兆+孛]跳上三十三天，築著帝釋鼻孔，東海鯉魚打一棒，雨似盤傾，有什麼蓋覆？初三、十一、中九、下七，麻三觔、乾屎橛，有什麼蓋覆？既總蓋覆不得，明明向你道，已是誑嚇閭閻，你若不會，猶較些子，山僧不可更鼓兩片皮，無風起浪去也。」喝一喝，云：「猶有者箇在。」下座。

上堂。僧問：「趙州作了三十年孝子，丹霞座下還有作孝子者麼？」師云：「若有孝子，不成丹霞。」僧一喝，云：「來說是非者，便是是非人。」師云：「你是忤逆種。」僧禮拜，云：「已知渡江即是主，再向何處問酒家？」師云：「可不多了也。」乃左右顧，云：「祇恁麼去，還有會處也無？若也會去，不妨找絕；若也不會，盡是葛藤椿子。」復舉：「三平陞座，有道士出眾從東過西，一僧從西過東，三平云：『適來道士卻有見處，師僧未在。』」師云：「是一賞一罰？不是一賞一罰？試辨看。道士出，作禮，云：『謝師接引。』三平便打。」師云：「唬殺土地。僧出，作禮，云：『乞師指示。』三平亦打。」師云：「錦上鋪花三五重。三平召大眾，云：『者兩件公案作麼生斷？還有人斷得麼？』如是三問，眾皆無對。」師云：「卻是大眾會。三平云：『若無人斷得，老僧為斷去。』擲下拄杖，歸方丈。」師云：「囫圇吞箇棗。」復召大眾，云：「道士從東過西，師僧從西過東，三平便歸方丈，豈不找絕？因甚打者些葛藤？人知葛藤處找絕，不知找絕處葛藤，葛藤底落得葛藤，找絕底枉了找絕。要見三平麼？青山碾為塵，敢保沒閒人？」擲拄杖，下座。

陸孝山護法五十初度，上堂。僧問：「諸佛眾生尚無增減，大眾今日為孝山太守祝壽，和尚如何舉揚？」師云：「板齒生毛。」進云：「只道得一半。」師云：「也須闍黎舌頭拖地。」進云：「恁麼則大家祝壽去也。」師云：「不消一句。」進云：「霜雪無有盡，喬松依然青。」師便喝，乃云：「今日是本山檀越陸孝山大守生日，山僧自康熙元年營建此山，便以護法囑累，承孝山一諾之後，在南雄做了十三年官，就做了丹霞十三年檀越，家長裏短無不商量，此地他方無不勸導，現在莊嚴、當來供養無不周匝。山僧常說：『禪和子不做文章，只出題目。』卻語孝山：『連我者一篇文字不得你代筆，早做了張曳白也。』其實士大夫信道似者般久遠純一，不道全無，果然少有。山中每年逢他生日，集僧禮懺，蓋是不忘檀越德意。今年是他五旬大壽，恰值守制在家，人子之情不忍稱賀，山僧亦不忍以區區世諦傷其孝思，特於道場滿散，登座舉揚，少申迴向。且將什麼物舉揚？向什麼處迴向？祇如唐太宗道：『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勞。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為燕樂？』即凡為人子，直當終身不復受賀，豈況守制之時？卻是我無生國裏倒有箇慶生之

說。」召大眾云：「既是無生國裏，為什麼慶生？」舉拄杖云：「看看，沒量大人出興於世，向前祖父、向後子孫，無量無邊，一肩擔荷。且道向前祖父在什麼處？向後子孫在什麼處？現前一肩擔荷底又在什麼處？」以拄杖畫一畫云：「在者裏。若識得者裏、擔荷得起，盡大地含靈向者一箇人慶生、者一箇人向盡大地含靈同慶其生、盡大地含靈各慶其生、者一箇人獨慶其生，總不為分外。山僧恁麼舉揚，便做箇無大得大底生辰綱迴向。孝山雖則慶子孫之生，卻是賀祖父之壽。」復召大眾云：「子孫之生、祖父之壽各各不同，作麼生說箇即慶即賀底道理？」舉：「僧問曹山云：『子歸就父，為什麼父全不顧？』曹山云：『理合如是。』僧云：『父子之恩何在？』曹山云：『始成父子之恩。』僧云：『如何是父子之恩？』曹山云：『刀斧斫不開。』如今孝山太守歸家就父，未菴太翁全然不顧，免不得終天抱恨，欲見無從。山僧也道一句：『刀斧斫不開。』畢竟孝山父子還得相見也無？」自云：「不得。既不得相見，如何說箇刀斧斫不開？」自云：「若見即開也。莫非斫不開便是見麼？」自云：「作麼生下手？」復舉拄杖，云：「地、水、火、風，行、住、坐、臥，子孫底面目、祖父底心肝。子孫底心肝、祖父底面目，從不出去，說甚歸來？說不得歸，爭說得就？既無就者，豈有顧者？不但父不消顧子，子也不消尋父。山僧者裏只是一箇生，連無生也沒卻；只是箇肉團子，連心也沒卻；只是箇世諦，連第一義諦也沒卻；只是箇子孫之生，連祖父之壽也沒卻。無生國裏慶生，大唐國裏不賀壽。一串穿卻，做箇無大得大底生辰綱迴向孝山，孝山即將此生辰綱迴向盡大地含靈。家長裏短商量不盡，此地他方勸導不盡，現在莊嚴、當來供養周匝不盡，直得孝山與盡大地含靈一氣相生、同堂相慶、交光相羅如寶絲網，方稱得丹霞不忘檀越之意。且道：者箇舉揚到什麼劫中方了？」自云：「到得孝山成道了，正好不了在。山僧口門窄，祇說得到者裏。」以拄杖畫一畫，下座。

中秋，上堂。「今夕中秋苦無佳月，當日有箇道士直上華山絕頂，賞了一夜，萬里無雲，及至下山，依然風雨。又有箇山人取下月來，從袖中出，似一寸周圓明鏡，冷光透骨，滿庭如晝，仰看天際，煙霧晦冥。者兩人向外馳求，失卻自己。汝等識得自己麼？開眼見明，白月即現；閉眼見暗，黑月即隱。還識得自己麼？開眼見暗，白月即隱；閉眼見明，黑月即現。識得自己了，切忌向開閉、明暗、黑白、隱現上著到；若向無開閉、明暗、無黑白、隱現上著到，還成眼病，不睹全輪。直饒得得親、拈得出，與自己全無交涉。汝等又作麼生？」良久，云：「喫茶去。」下座。

上堂。「貓病喫烏藥，狗病喫白藥，衲僧病喫什麼藥？喫沒藥，如何免得此病？覓起處不可得。既覓起處不得，喚作什麼病？也祇是些貓病、狗病，也祇喫些烏藥、白藥。還識病麼？病不離身。還識藥麼？藥不離口。死不得臥，活不得走，通身是眼，無處下手。為什麼如此？」良久，云：「盧醫不自醫。」便下座。

上堂。舉：「藥山與雲巖遊山，腰間刀響，雲巖問：『什麼物作聲？』藥山抽刀驀口作斫勢。洞山舉了，道：『看他藥山橫身為者箇事。今時人欲明向上事，須體此意始得。』」師云：「作麼生是此意？此意又作麼生體？不知背手抽金鏃，忽見翻身扣角弓，一箭雙鵰雲裏落，千群鐵騎湧銀龍。」

上堂。舉：「僧問法眼云：『如何是佛？』法眼云：『汝是慧超。』雪竇顯頌云：『江國春風吹不起，鷓鴣啼在深花裏，三級浪高魚化龍，癡人猶戽夜塘水。』白雲端頌云：『三文大光錢，買得箇油粢，喫向肚裏了，當下便不饑。』玅喜拈云：『者兩尊宿，一箇會聽鷓鴣啼，一箇會買油粢喫，若是慧超佛話，未會在。』」師召大眾云：「且道玅喜意作麼生？山僧不惜口業為諸人說破。若是會聽鷓鴣啼，左耳進右耳出；若是會買油粢喫，入口也須抉出；便是會得慧超佛話，正好一頓熱棒趁出。」便下座。

上堂。僧問：「大慧菩薩問：『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為是常？為無常？』乞師為眾剖示為是常？為無常義？」師云：「逢人但恁麼舉。」進云：「恁麼得究竟真常也。」師云：「逢人莫恁麼舉。」進云：「石女抱琴尋清唱，啞子謳歌上酒樓。」師云：「撒手好開交。」僧問：「亭亭日午篩皓月，大千界內普光輝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老僧耳聾。」進云：「我手何似佛手？意作麼生？」師指耳云：「聾！聾！」進云：「我腳何似驢腳蹇？」師云：「問取你手。」進云：「人人盡有生緣，某甲生緣在何處？」師云：「問取你腳。」僧楮頤歸眾，師云：「撒手好開交。」舉：「法昌遇和尚云：『法昌今日開爐，行腳僧無一箇，惟有十八高人緘口圍爐打坐，不是規矩嚴難，免見諸人話墮，直饒口似秤錘，未免燈籠勘破，不知道絕功勳，妄自修因證果。』喝一喝，云：『但能一念回光，定脫二乘羈鎖。』」師召大眾云：「法昌老古錐沒得蛇弄，尋者些泥羅漢深錐痛劄，爭奈皮下無血？老僧又別，丹霞雖有堂頭，佛法並無些箇，惟有一把無明，遍地火星飛墮，幾多伶俐禪和，總把面門燒破，饒伊起滅不停，由我閉門高臥，赶他十八高人，都去街坊打坐。」驀拈拄杖卓一下，云：「猶少打在，直須摟盡根株，方免披枷帶鎖。」

上堂。僧問：「大通智勝佛，十劫坐道場，佛法不現前，不得成佛道。伏乞慈悲指示。」師云：「木雞啼子夜，鐵鳳叫天明。」進

云：「天邊之鳥，無相無聲，非色非空，即空即色。」師云：「者裏無許多閒家具。」進云：「人人得悟，只有某甲不悟。」師云：「卻不到此。」乃云：「不聰不明，不能為王。」卓拄杖，云：「木雞啼子夜，不啞不聾，不能為公。」卓拄杖，云：「鐵鳳叫天明，兩桶一擔，穿心挑了，向四天下出賣一回，並無一箇售主。你若會得，三世諸佛不煩忉怛；若也不會，來朝更獻楚王看。」卓拄杖，下座。

長至，上堂。僧問：「取葛追藤，取水追源，衲僧無根，向什麼處下手？」師云：「清涼山裏萬菩薩。」進云：「元是水上尋腳跡，火裏覓源頭。」師云：「不勞如此。」舉：「洞山與泰首座冬節喫果子，問：『有一物，上拄天，下拄地，黑似漆，常在動用中，動用中收不得。且道過在什麼處？』泰云：『過在動用中。』洞山令侍者掇退果桌。」師云：「泰首座一轉語即且置，祇如洞山面前盤滿碟滿，首座面前連桌子也不見，是箇什麼？」良久，云：「即今休去便休去，若覓了時無了時。」

上堂。「有一偷兒挖了人家壁洞，探頭進去，聽得有些聲息，忙忙退了出來。停一會又探頭進去，元來床上有箇婆子，天寒腳冷，在被窩裏唱道：『伸伸縮縮又伸伸，阿彌陀佛。』偷兒喫了一驚，忙忙退出。停一會又探頭進去，婆子又唱道：『伸伸縮縮又伸伸，阿彌陀佛。』偷兒自忖道：『不好，不好，被他勘破了，不如走罷。』大眾！婆子者一句不但卻賊保家，亦能抽釘拔楔。老僧昨夜天寒腳冷也唱了兩回，今日舉似大眾，盡大地人被老僧勘破，老僧又被大眾勘破，大眾卻被露柱勘破。」便下座。

上堂。「黑黑黑，道道道，明明明，得得得。畢竟得箇什麼？道道。」良久，召大眾云：「不可向山門前罵禿驢去也。」便下座。

臘八，上堂。僧問：「泥塑木雕，金粧墨畫，鼻孔無煙，如何是佛？」師云：「拈卻髑髏前妄想著。」僧進前一蹋，云：「雲臺聲似佛，祖師面目無？」師云：「阿難生也。」召大眾，云：「會麼？釋迦如來今日成道，阿難尊者今日示生。如來成道，成箇尊者示生底；尊者示生，示箇如來成道底。人人慶如來成道，老僧只慶尊者示生。何以故？尊者留得如來一著；若不留得者一著，老胡種族掃土而盡。如來卻讓尊者一籌，直饒拔得者一籌，早已落第二頭在。」下座。

上堂。舉：「僧問夾山：『承聞和尚有言：「老僧三十年不曾舉著宗門中事。」是否？』夾山云：『是。』僧便掀倒禪床，夾山便休。」師召大眾云：「者僧單遮，夾山雙遮；單遮處雙表，雙遮處卻單表。次日，夾山普請掘一坑，召其僧至，云：『老僧三十年說無義語，卻請上座打殺老僧，埋向坑裏。便請，便請。若不打殺老

僧，上座須自打殺，埋向坑裏。』其僧歸堂，束裝潛去。」復召大眾云：「夾山雙表，者僧單表；雙表處卻單遮，單表處又雙遮。若識得者兩箇漢，十字縱橫，真箇快活不徹。」驀豎左手，云：「見麼？見麼？若也見得，西山白虎正猖狂。」豎右手，云：「見麼？見麼？若也不見，東海青龍不可當。」作交紐勢，云：「兩手捉來令死鬥。」放下，云：「化成一片紫金霜。」下座。

除夕，上堂。僧問：「三十日到來，何處安身立命？」師云：「向下文長。」進云：「安後如何？」師云：「伏惟尚饗！」進云：「還有末後句麼？」師便喝，僧禮拜，云：「途窮方見無藏地，識取元來不露身。」師又喝。僧問：「一年來，和尚終日浩浩與大眾商量，成得箇什麼？」師云：「鬼爭漆桶無人見。」進云：「不是某甲，被和尚惑亂了多少？」師云：「鼠拽胡盧有底忙。」僧一喝，師卓拄杖一下，僧禮拜起，云：「還欠一著在。」師云：「試道看。」僧便歸眾。師拊掌，乃云：「世人喚作守歲，你作麼生守得住？又喚作度歲，你作麼生度得去？度不去便恁麼去，守不住便恁麼住，衲僧家不動著一毛頭許，為什麼也隨人顛倒？」良久，云：「來年更有新條在，惱亂春風卒未休。」

元旦，上堂。僧問：「早也一百單八，晚也一百單八，還在那一下著？」師云：「總不著。」進云：「為何末後又三下？」師云：「也則不著。」進云：「桃紅柳綠夾一春，懷中抱月照乾坤。」師云：「者裏不放花筒爆竹。」僧問：「如何是新年第一義？」師云：「斷雲漏影山千疊。」進云：「新舊未改事如何？」師云：「殘月迷痕水一溪。」進云：「法堂中往往來來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一隊無孔鐵鎚。速退，速退。」僧問：「昨日與今朝，畢竟是同？是別？」師云：「是同？是別？」進云：「不得指東話西，請和尚直指。」師云：「適來曲多少？」進云：「滿面春風人不識，是誰並足與低頭？」師云：「從來沒有者箇話。」進云：「甚端的？」師拈拄杖，卓一下，云：「且莫道端的，老僧卻有者箇話在。」乃云：「有年三十，便將年三十作年初一，開了門拜年；沒年三十，便將年初一作年三十，閉了門守歲。自有者等劣調漢子招人怪笑，道是伊一人，爭拗得眾人？老僧也許他具一隻眼。何以故？一人底，眾人也有；眾人底，一人也有。隨東隨西，一任擔板。且道：今日從一人即是？從眾人即是？若從一人，回而更相涉；若從眾人，不爾依位住。總不恁麼，劈脊便棒。老僧恁麼道，也是平地起風雷。」卓拄杖，云：「不得禮拜。」便下座。

上堂。僧舉右手，云：「後點圓覺，前點羅漢，和尚還曉麼？」師云：「不曉。」進云：「廣韶賣柴獠，色身如龍虎，和尚還見麼？」師云：「不見。」進云：「窮鬼拋毬。」喝一喝，云：「誰

敢提起千刀萬刮？」便禮拜。師云：「囫圇埋卻。」僧問：「無頭無尾一真如，覿面逢渠不是渠。」師便喝。進云：「和尚鼻孔裏有箇須彌。」師云：「你因甚卻無鼻孔？」進云：「某甲者裏一點也無。」師云：「你須彌裏又有箇鼻孔。」進云：「眼睛裏著不得砂。」師云：「耳朵裏安得四大海水灊？」進云：「龜毛兔角非奇異，炎月冰霜疑殺人。」便禮拜。師展兩手，云：「與我放下著。」進云：「無一粒米養卻許多，大眾又說箇什麼？」師云：「兩座倉房，四箇米頭。」進云：「牛也死了，人也亡了，還與庄頭商量甚底？」師云：「轉批去。」進云：「者老漢拋妻撇子來此惑人。」師卓拄杖三下。僧問：「大死底人還活得也無？」師云：「明日與你道。」進云：「何不即今道取？」師云：「要道亦何難？」進云：「古人問物不遷義，便道落花隨水。是否？」師云：「你識得不遷底麼？」進云：「策馬車隨去，行船水也流。」師便打，僧把拄杖，云：「和尚亂打作麼？」師云：「蹉過也不知。」僧禮拜，云：「漫道時人須具眼，滿堂鼻孔總撩天。」師云：「瞎。」乃舉：「阿難問迦葉：『世尊傳金襴袈裟外，別傳箇什麼？』迦葉召阿難，阿難應諾。迦葉云：『倒卻門前剎竿著。』」師云：「此是祖師最後爪牙，若不到恁麼田地，盡是墜身死漢。如今仔細簡點將來，迦葉大似日中逃影。」驀豎拂子，云：「看，看！拂子現無邊法界身也。三世諸佛各於其中坐菩提樹，成等正覺；十方菩薩各於其中乘一佛乘，直至道場；聲聞、緣覺各於其中具六神通，獲八解脫；人天七趣各於其中不捨輪迴，而證圓覺；山河大地、草木叢林各於其中深談般若，顯示涅槃。且還有放倒分也無？既無放倒分，還有豎起分也無？放倒、豎起，總沒汝分。三世諸佛還他三世諸佛，十方菩薩還他十方菩薩，聲聞、緣覺還他聲聞、緣覺，人天七趣還他人天七趣，山河大地、草木叢林還他山河大地、草木叢林。無邊法界身是一枝拂子，一枝拂子是無邊法界身。放倒則橫亙虛空，豎起則了無眹跡；豎起則人天瞻仰，放倒則山海晏清。放倒、豎起，相去多少？忽被阿難呵呵大笑，道：『長老費許多氣力作麼？』又如何支遣？」擲下拂子，便歸方丈。
上堂。僧問：「如何是學人著力處？」師云：「旋風千匝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學人轉身處？」師云：「被窩裏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學人無心處？」師云：「絕。」進云：「火燒枯木，向什麼處安身立命？」師指面前地，僧禮拜，云：「石壁泉流歸大海，一輪明月照虛空。」師以袖便拂，乃卓拄杖一下，云：「杜鵑叫道：歸去好。」又卓拄杖兩下，云：「鷓鴣叫道：行不得也，哥哥。既行不得，作麼生歸去？騎牛去、坐船去、拖箇死屍千山萬水去，行不得也。便恁麼去，者兩箇扁毛畜生縱饒喚得回頭、說得刻骨，也是無

繩自縛。要會麼？」擲拄杖，云：「丈夫自有衝天志，不向如來行處行。」
上堂。舉：「教中道：『一切眾生皆證圓覺。』」師云：「報信者一錢。又道：『未出輪迴而辨圓覺，彼圓覺性即同流轉，欲出輪迴無有是處。』」師云：「親言出親口。常不輕菩薩逢人授記，不打更待何時？而今天下老和尚橫說豎說，盡道提持者一著子、丹霞連者一著子也沒有，要喫便喫、要痾便痾，煩惱時一團烈火、歡喜時滿面春風，是輪迴、不是輪迴？是圓覺、不是圓覺？試辨看。若辨不得，且向十字街頭張三哥、李四嫂東看西看，忽然看見，拽脫鼻孔。」卓拄杖一下，下座。
上堂。二僧並出，一僧便問：「如何是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？」師云：「你還見燈籠麼？」進云：「官不容針。」師指旁僧，云：「他已為你荅了也。」僧擬進，師便打；旁僧擬問，師亦打。乃舉：「赤眼歸宗道：『會則途中授與，不會則世諦流布。』長慶先師翁道：『不會則世諦流布，坐斷聖凡情。若向者裏透得，也做箇脫灑衲僧，便能驅耕夫之牛、奪饑人之食；若也未然，盡是弄泥團漢。』卓拄杖一下，云：『會則途中授與，且救得一半。』」師召大眾，云：「要識先師翁麼？天蠻不下雪，樹蠻不落葉，人蠻口流血。老僧是箇杭鐵頭，做了他家兒孫，直得七花八裂。」便下座。

丹霞澹歸釋禪師語錄卷二

同門弟樂說今辯重編

示眾

戊申十月十五日為老和尚祝壽秉拂。「未陞座以前舉揚了也。若向者裏會得去，那裏納敗闕，不堪共語；若向那裏會得來，者裏納敗闕，不堪共語。一座鐵崑崙，通身無縫罅，正好拈向大火聚中鍛鍊。所以，三世諸佛口挂壁上，一切眾生壁挂口上，有得一句，多了一句。」驀拈拄杖，云：「還知天下老和尚出世都是放馬後砲底麼？若有攔頭殺手，快請相見。」僧問：「昨日堂頭聖誕，大似東村王老夜燒錢，未燒以前請大師道。」師便打。進云：「未燒以前作麼下手？」師又打。僧歸眾，師云：「好一箇赶路舖兵。」僧問：「老和尚壽，大師代佛宣揚，什麼為主？」師云：「氣急殺人。」進云：「巍巍不動。」師云：「沒你開眼分。」進云：「虛空大地亦我所觀。」師云：「禮拜著。」僧禮拜，師云：「索戰無功，一場氣悶。」迺云：「昨日天然老漢生辰，今日秉拂上座因齋慶讚，也只放箇馬後砲。」卓拄杖一下，云：「撲[鼓/隆]髑髏粉碎。」又卓一下，云：「撲[鼓/隆]腸肚掀翻。」連卓兩下，云：「撲[鼓/隆]撲[鼓/隆]，砍作爛泥漿，下一陣血風肉雨。還見麼？夜叉上堂，羅剎卷席，旃陀羅設供，三賢十聖、帝釋梵王走投沒路，險些把天然老漢夾生喫了。諸兄弟，會麼？你若道天然老漢是箇大善知識，要親近他、讚歎他、供養他，入地獄如箭；你若向三門前、佛殿裏驀地相逢，兩箇拳頭、一條短棒打教無蹤無影，方有少分相應。為什麼如此？者老漢六十年前哇地一聲，興妖作怪，好生不受人安頓，說東便西、說寒便熱、說是便非、說無便有，纔見時瓦解冰消，纔不見撐天拄地。你若要把他攔腰抱住、把臂拖回，藏於閨闥之中時時照管，攤在市廛之上箇箇摩娑，他便翻轉面皮，一些不認帳。我向來被他鈍置，如今總拋他在東洋大海裏，黑風捲地、白浪掀天，更沒有半箇毛頭星出現，我便是者般忤逆不孝。且道：諸山道俗到此慶生又作麼生親近？作麼生讚歎？作麼生供養？」良久，云：「月流九曲環三點，雲簇千團逗一尖。」卓拄杖，下座。

己酉元旦，舉西堂秉拂。驀召大眾云：「面前香臺子礙塞煞人。」便推倒下座，復回云：「然雖如此，不得草草，還有未會底麼？」僧出，以手指拄杖云：「人道我參佛祖禪，還知麼？」師云：「不知。」進云：「不可參商。」師云：「你道是兩句？」僧禮拜起，

喝一喝，師豎拄杖云：「不可參商。」乃云：「諸兄弟！還信得及麼？從上以來沒有一箇眾生，從上以來沒有一箇眾生成佛，從上以來沒有一箇佛度眾生。黃面瞿曇出興於世四十九年，指東話西，只是虛空釘橛；天下老和尚建立宗旨 ，鍛鍊衲僧，十方英俊輔弼叢林，參尋向上，總是虛空釘橛。昨日堂頭老子白眾立僧，今日澹歸上座奉命秉拂，推出楊岐交還大眾，百花叢裏一朵優曇也是虛空釘橛。諸兄弟！人人腳跟下一段光明當陽顯示，直下承當，早已鈍置了也，更向者裏討箇什麼？」復舉：「龍濟云：『具足凡夫法，凡夫不知；具足聖人法，聖人不會。凡夫若知，即是聖人；聖人若會，即是凡夫。』」師云：「有底道：『凡夫要知，聖人怕會。』我說：『若知即是聖人，要知作麼？若會即是凡夫，怕會作麼？凡夫不要知，恰好不知；聖人不怕會，恰好不會。』諸兄弟！若信得及，會得三十棒，不會得三十棒；會得不會得三十棒，不會不會得三十棒。恁麼則丹霞門下道絕人荒，新年頭佛法，新西堂利市，一雞、二犬、三豬、四羊、五牛、六馬、七人、八穀，山河日月、瓦礫荊榛，各各吹大法螺、擊大法鼓、轉大法輪、雨大法雨，方知昨日今朝真是虛空釘橛。諸兄弟！虛空是橛，切忌切忌。橛是虛空，百無禁忌。試下手看。」卓拄杖，喝一喝，下座。

浴佛日，秉拂。顧左右，云：「有麼？有麼？若有，試舉看。」眾無對。師云：「若沒有，澹歸上座畫箇依樣胡盧。諸兄弟！釋迦老子生也平地喫交，雲門老子打落水狗也不是好手。適來天然老子道：『不識赤鬚胡，依然胡鬚赤。』雖則漁翁得利，未免旁觀者醜。」驀豎拄杖，云：「常不輕菩薩、常啼菩薩、常精進菩薩，總在者裏說法。且道說箇什麼法？」擲拄杖，云：「拈得起底，肉重千觔；拈不起底，智無銖兩。」便下座。

庚戌正月二日，秉拂。「諸兄弟！秉拂上座出賣新年頭佛法，早是正月初二日了也。且道：還有初一日底道理麼？」僧出，問：「如何是初二日事？」師云：「十字街頭石敢當。」僧一喝，師云：「落。」居士問：「大師高登寶座，大轉法輪，惟願風調雨順，國泰民安，且望贊揚一句。」師云：「好。」進云：「舊塵灰，東風盡掃；新喜氣，天地送來。其中意旨 如何？」師云：「昨日雨連今日雨，新年寒勝舊年寒。」士禮拜，云：「龍歸大海波濤靜，鳳落丹霞萬象生。」師云：「不勞讚歎。」師迺云：「諸兄弟！者裏第一箇初一是西天第二箇初一，昨日把第二箇初一當第一箇初一，大段周遮；今日把第二箇初二當第一箇初一，依然直截。為什麼如此？從今日到不可說不可說日，時時刻刻是正月初一；從今日到不可說不可說日，時時刻刻是臘月三十。你道他舊，卻又簇新；你道他新，卻又仍舊。迎也迎不了，送也送不迭，你那裏有眼不及眨？

我者裏有腳不曾動？是甚麼事得恁麼尊貴？得恁麼綿密？」良久，云：「雪峰老漢慈悲之故，有落草之談，也須瞎卻始得。」下座。大庾嶺送老和尚赴歸宗，還山示眾。「諸兄弟！我今釋十年奔走，料理此山，原為老人休息之計，卻被歸宗特地相延。譬如鳳翔千仞，不顧蓬窠；龍歸滄海，莫存牛跡。仔細簡點將來，納了一場敗闕。為什麼如此？出家兒索爾虛閒，少求少欲，我便鎮日上門向人，惹得滿臉灰塵，一身荊棘。如今迴出嶺之行，策還山之杖，向綠玉潭中淨洗面皮，與諸兄弟相見，分些澹薄之苦，尋些寂寥之樂。不敢道茅茨石室，任運過時，且圖做箇香火道人，大家團圞幾時，然後一瓢一笠，聽我所往。只是有一件，諸兄弟！切莫道天然和尚付囑了他，便擬聚頭向者裏覓什麼禪道佛法、福報因緣。諸兄弟！法門衰替，人心險惡，世路崎嶇，付囑一途，大為可畏。據我所見所聞，也有付囑了還俗底；也有付囑了破戒毀律、敗壞叢林底；也有付囑了尋幾箇侍者，袖著香爐、花鉼、桌圍、椅褥，向人家鋪設了，還收拾在袖裏出門底；也有付囑了蓄起長頭髮，留些或黃、或白、或黑、或長、或短鬍子，穿雙大紅鞋，戴頂白氈帽，說纔是付囑底打扮，就有照樣打扮充做付囑底；也有付囑了拖條拄杖子到人門，自稱某堂頭法子，某人某人是我法伯叔、法兄弟，某人某人是我護法皈依弟子，央及善男信女請說戒、請開堂，者邊做了，又往那邊得些施利私肥囊橐底；也有付囑了打聽某處有座古寺，便如大衙門好員缺，千方百計央人情、借勢子，挨身入戶，打鼓上堂，刻幾篇語錄，挑一對某處方丈大燈籠，穿街過市，便當一生底；也有付囑了，塗改古人今人語言文字，埋沒他人，插入自己，妄尊自大，欺世盜名底；也有付囑了，高座前挂首長旛，寫著南無上某下某本師和尚釋迦牟尼佛底；也有付囑了，到施主家爭坐位，爭稱呼，揮拳相向，頭破血出，惹得人人嗤笑底；也有付囑了，奪施主，奪門徒，同室生猜，旁觀起妒，相傾相陷，無了無休底；也有付囑了，起風波，立門戶，刊謗書，刻揭帖，開款單告狀，打官司底；也有付囑了，逢人開示，逢人印證，便說不要悟，只要付，又說只要你承當者些門庭施設，我與你說兩日便會，又說如某人某人，他各衙門情熟，怎得不付？又說做官底須付有才學，做名士底須付有家貲，能替叢林做些事底須付有黨與，能出死力提起人，放倒人底須付有口才，有刀筆，能鼓弄是非，起滅詞訟底須付底；也有付囑了，因言語不諧，禮節不到，差遣不應，手追源流，拂子做出許多話杷底。諸兄弟！付囑之人如此其陋，付囑之禍如此其烈，我輩稍有血性，常慘悚戢翼，痛自防檢，豈可於狂瀾裏重搧業風，黑山中添修地獄？諸兄弟！我今釋並沒有一些子禪道佛法可以教人，並沒有一些子福報因緣可以養人，只諸兄弟各各自有

具足底禪道佛法、福報因緣，打柴底打柴，舂米底舂米，種菜底種菜，摘茶底摘茶，我也只是白日過堂，清宵就枕。為什麼如此？佛是無求之理，僧是無求之人。如今有屋可居，有租可食，諸大護法為我等免了差徭，闢了路徑，護持了門面，坦然出入，任性住持。祇如芙蓉楷禪師將常住所有分作三百六十分，綽有風規。我與諸兄弟有飯喫飯，沒飯喫粥；有鹽喫鹽，沒鹽喫淡；有油喫油，沒油白煮；有新布著新衣，沒新衣補舊衲；有鞋穿鞋，沒鞋赤腳；有帽戴帽，沒帽光頭。非世間忙人，亦非出世間閒漢。叢林諸事，各人分上，理長理短，不消爭執。虛心和氣，討箇安樂法門，消卻人我是非，省些塵勞煩惱。山家活計，處處現成；本地風光，時時顯露。到不要去分外生心，分外做事，便是做大善知識，坐大道場，轉大法輪，喚作分外。此乃近來付囑之流借題造業，墮落根本，亦由前人失足，後學承風，時或掩耳盜鈴，不覺教猱升木，將廣大莊嚴之悲願，作名聞利養之邪因。我輩避之，如遇怨賊，如逢猛獸毒蛇，如舐刀頭蜜，如飲酖酒，如蹈猛火聚，如上劍樹刀山。諸兄弟！你又莫道者些分外事我便不做，只是我們各有本分事，也須討箇穩當。諸兄弟！莫作是說，你纔說本分事，早是分外了也。舉手云舉起也著，放手云放下也著，不舉不放不是儱侗，頻舉頻放不是淆訛。直饒千聖出頭來，鉼瀉雲興，珠迴玉轉，都是旁瞥之詞，並沒有半箇人當頭道著一句。到不如你諸兄弟們上單時、落單時，提起鉏頭時、拋下扁挶時，擬議未生、商量不及之際，佛眼也覷不見。等你回光返照，又是千里萬里。諸兄弟！如今都是要知要會，將謂有多少奇特，有多少尊貴，有多少秘密。卻似人拿起快子喫飯，忽然大驚小怪道：『奇哉！我卻會拿起快子喫飯。我一向不知，你諸人也一向不隨喜贊歎。』旁邊人便一齊出來禮拜道：『奇哉！奇哉！你真箇會拿起快子喫飯，實為希有。』他喫飯飽了，放下快子，又大驚小怪道：『奇哉！奇哉！我卻會喫飯飽了，放下快子。我一向不知，你諸人也一向不來隨喜贊歎。』旁邊人便一齊出來禮拜道：『奇哉！奇哉！你真箇會喫飯飽了，放下快子，實為希有。』諸兄弟，我不說他大驚小怪錯了，也不說他禮拜贊歎錯了，只是一隊肉麻，面皮三寸，喚作無慚無愧之徒。如今有一起老肉麻道：『我要教人知得會得。』便有許多小肉麻挨挨擠擠道：『我怎麼能勾知得會得？你怎麼教道我知得會得？』便大大挂箇招牌，達磨西來，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。諸兄弟，心不可指，指即停機；性不可見，見即礙眼；佛不可成，成即破道。纔恁麼說了，又道他知得會得，要到不知不會底田地，叫做悟了同未悟。諸兄弟！古人知得會得，直下親證到不知不會底田地，全身裏許不留一截尾巴把人捉搦。不是如今知了，久久做到不知底田地；如今會了，久久做到

不會底田地。者箇不知不會田地，尚無你趨向分，豈有踐履分？既無踐履分，豈有擔荷分？既無擔荷分，豈有我教得你如此，你學得我如此分？既無教得學得分，豈有我恁麼說得，你恁麼聽得分？所以老胡四十九年橫說豎說，到了來老實供通，說箇未嘗說一字。他不是不說，直饒說得天雨四花，地搖六動，並不曾有一句子道著，豈得不十分慚愧？吾今背痛欲入涅槃，倒卻葛藤椿子，免教帶累後代兒孫，還有一場笑話。諸兄弟！一切眾生欲出涅槃，了不可得。他到者箇時節，纔說欲入涅槃。你道他什麼時節出了涅槃？是兜率天出了涅槃，王宮出了涅槃，雪山出了涅槃，金剛座出了涅槃，祇陀林、獼猴江、耆闍崛出了涅槃。若總不曾出涅槃，用入作麼？若總出了涅槃，須知他一生分外。諸兄弟！你纔做一些子分外事，喚做出了涅槃；你纔說一些子分內法，也喚做出了涅槃。是他們知得會得，到了不知不會，纔入涅槃。諸兄弟！正好不知不會，要求知求會，殊不知全身在涅槃裏。當日有箇老宿道：『我教你諸人從娘肚裏生下來，呀吒地一聲，便作獅子吼，一箇箇壁立千仞去。』有人聽了，便歇得心，一住五載。所以三世諸佛，歷代祖師，一向恭敬歡喜，供養於諸兄弟，不敢一些子動著諸兄弟。我豈敢一些子動著諸兄弟？諸兄弟！切莫一些子動著自己。諸兄弟！有如許奇特，如許尊貴，如許秘密，卻向別人喉下取氣了來，賣弄自己唇舌。且道皮下有血底漢子還肯麼？珍重！」

臘八，示眾。「世尊當日睹明星悟道，後來有許多老古錐，一模兩樣向者裏瞥地去，各得安樂。」豎起拂子，云：「還見麼？今日五更風雨，烏天黑地，且喜一時證據，一時埋沒。」

赴劉中丞招，示眾。「滿擬與諸兄弟度歲，忽有仙城之行，明春乃復相見。千言萬語，只要諸兄弟護念。此山十方三寶道場，建立甚難，零落甚易。若一味狼藉，負檀那之德，虧菩薩之道，實非所望。叢林職事，上至堂頭說法利生，下至知隨煎茶掃地，皆是普賢行門。者裏並無高下麤細，身力強底做重些，身力弱底做輕些，心力強底做大些，心力弱底做小些。者裏也並無大小輕重，只須一箇肯字。如今有一種人做叢林職事，喚作沒奈何，恰像不肯，我也許他不肯。諸兄弟！做職事固是沒奈何，且道寒了穿衣，饑了喫飯，水火急了，屙屎撒尿，還奈何得麼？五臺山有箇寒號蟲，他到大熱天，長出一身毛羽，五色爛然，他便叫道：『鳳凰不如我。』及至大冷天，一身毛羽盡行脫落，他又叫道：『得過且過。』有底道：『我即不然。大熱天長出一身毛羽，我道：「得過且過。」大冷天一身毛羽脫落，我道：「鳳凰不如我。」』者箇人見解與寒號蟲，左眼半觔，右眼八兩。為什麼他只知得過且過是沒奈何？殊不知鳳凰不如我也是沒奈何。盡大地是箇沒奈何，汝向什麼處迴避？識得

底人，便向沒奈何處一搠兩開，通身放下，纔有安樂大自在分。諸兄弟！但恁麼委悉好。」

浴佛，示眾。「記得葬舍利，又來浴太子，不會目前機，驀頭一杓水。葬者真非真，浴者假非假，會得目前機，一牛還一馬。諸兄弟！作麼生是目前機？」豎起拂子，云：「會麼？會也是者箇，不會也是者箇，切忌向會不會處著到。」復舉：「遵布衲浴佛次，藥山云：『你祇浴得者箇，不浴得那箇？』遵云：『把將那箇來。』藥山便休。」師云：「有底道：『藥山被遵布衲一坐，直至如今起不得。』不知遵布衲被藥山一推，當下冰消瓦解。所以道：當斷不斷，反招其亂。即今還有為遵布衲出氣者麼？待藥山與麼道時，迴轉杓柄，劈口便打。」

結夏，示眾。「者箇時節諸方結夏，我者裏無夏可結，從此處至三千大千世界只是一步，從此刻至盡未來際只是一日，從此念至十方諸佛、六道眾生只是一人，卻於一步中元有形勢高低、道里遠近，於一日中元有時分相應、不相應，於一人中元有聖凡、苦樂種種差別。且道：結夏者是？不結夏者是？若道結夏者是，蹉過諸方；若道不結夏者是，蹉過者裏；若道總是、總不是，一齊蹉過。作麼生得不蹉過去？」良久，云：「鼻孔面門不可思議，說得十分落在第四。」喝一喝。

端午，示眾。「五月五日極早，尋得一百箇蝦蟆蓋在缸裏，到午時開看，顛倒數來，只得九十九箇，便將者九十九箇放了，蓋卻空缸。少停開看，端然有一箇蝦蟆在裏面，將來合隱形藥。會麼？九十九箇不隱形底享了隱形底福，生不知恩；一箇隱形底受了不隱形底禍，死而無怨。汝等二六時中，時時有者箇消息，及至參究時，猝尋者一箇不著，被者九十九箇礙了眼睛，不如放了者九十九箇，空蕩蕩地忽然撞著者一箇，便與一刀兩斷，當下隱形術就。然雖如此，也是勞而無功。」

仙城還山，示眾。「四月間與諸兄弟相別，回山又是十月，往往來來，成得箇什麼事？道隱賣身賣得去七分，澹歸賣身賣不去七分，者邊三分搭在那邊，那邊三分搭在者邊，且作麼生拆得開、合得攏？」以右手拍左臂，復以左手拍右臂，云：「一迴打出連環結，滿局全成不死生。」

示眾。「佛境界不可思議，眾生境界不可思議。佛境界、眾生境界，是一？是二？是夾雜？不是夾雜？若道夾雜，性不可有二也；若道不夾雜，爭奈佛與眾生何？諸人盡是祖師門下客，還定當得也未？祇如隨情造業、隨業受報、七趣升沈，是眾生面目，不是性底面目；三阿僧祇劫修得三十二種相、八十種好，是佛底面目，不是性底面目。性又作麼面目？諸人試向佛境界、眾生境界之外，拈出

一些子與我看；若拈不出，更向佛境界、眾生境界內，拈出一些子與我看。諸人譬如一股有源頭大水，好底也推、醜底也推，推好推醜底也推，忽然向者裏拈出一滴源頭水，早是推出來久了底也，便擬向未曾推時拈取，作麼生下手？他不是沒源頭，祇是不是源頭，你又顧盼箇什麼？若能向者裏一腳踏斷，提起便行，敢道此人有自由分？若行不到者裏，也須信到者裏；若信不到者裏，也須疑到者裏。疑來疑去，忽然疑著，敢道此人也有自由分？」擊口一下，云：「幸自可憐生，又教他疑作麼？你若不疑，也不見得信。好只好，為什麼不得？如今人總道：『有者箇和尚，沒者箇寺。』我道：『沒者箇和尚，卻有者箇寺哩。』珍重！」

冬至，示眾。「拜冬是此土世間之禮，西天無此說，不是氣候不同，只是見處各別。世間人道此是一陽始生，先王以是日閉關，商旅不行，后不省方，他也覷得一些消息，借者一日顯者一刻。後來人便道是扶陽抑陰，且喜沒交涉。所以護明菩薩從本不曾下生，釋迦如來向摩竭陀國裏掩室，阿難在門外傳語，大似此處無銀三十兩，殊不知他連人連贓沒卻了也，我也道箇扶陽抑陰。」良久，云：「且喜沒交涉。」

示眾。舉：「瑯琊云：『十五日以前諸佛生，你不得離我者裏，你若離我者裏，我有鉤子鉤你；十五日以後諸佛滅，你不得住我者裏，你若住我者裏，我有錐子錐你。正當十五日，用鉤即是？用錐即是？正當十五日，鉤錐一時息，纔擬問如何，回頭日又出？』」師云：「古人恁麼道，迴天關、轉地軸，不曾有一刻閒。我者裏又不然，十五日以前諸佛不曾生，你也不曾離我者裏，用鉤作麼？十五日以後諸佛不曾滅，你也不曾住我者裏，用錐作麼？正當十五日，切忌眼花，老來沒氣力，鉤錐成廢鐵，把與小娃娃，門前換糖喫。澹歸恁麼道，淵停嶽峙卻也不曾有一刻閒。為什麼總不得閒？早來滴水冷於冰，一對鴛鴦畫不成。」

臘八，示眾。「釋迦老子初生時，著實有些氣概，後來睹明星悟道了，卻說：『奇哉！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。』囚！他向者裏拽斷鼻繩，誰知還有一箇小小結頭在鼻孔裏？如今有人更不妄想執著，證得如來智慧德相，我將三分半夏末吹入他鼻孔裏，教他連打三箇噴嚏。還有人要麼？」良久，云：「若無人要，少間喫臘八粥，撞著一箇龍眼核子，痛與三十棒。」

示眾。「一人執炬自燼其身，一人抱冰橫屍於路。燼即燼者抱冰底，橫即橫者執炬底。冰便是炬，炬便是冰。作麼生？當日有箇李大夫死了，外邊來一弔客，拜哭極哀。纔到死屍前，死屍忽然跳起，把住弔客便打，弔客把住死屍亦打。兩箇惡狠狠拳腳相交，嚇得一家人走散。天明聽得沒有聲息，進去看，祇見兩箇死屍臥在地

上，一樣面目，一樣身材，一樣衣服，一樣顏色，總辨不出，只得一棺材盛了。即今還有人辨得出麼？直饒辨得分明，還有一箇。」良久，云：「莫見鬼好。」

癸丑元旦，示眾。豎拂子，云：「又是從頭起。道是從頭起，不得他肯；道不是從頭起，也不得他肯。眾人底是他不別，一人底是他不同。你要恁麼，他掃蕩無餘；你要不恁麼，他流布無盡。你待親近他，十萬八千；你待疏遠他，同床合被。你見得條令斬新，他一切仍舊；你見得一切仍舊，他條令斬新。他有什麼長處得恁麼劣調？街坊上新年頭有箇對子：春王正月，天子萬年。大眾也好箇消息，各人領取，盡大地人都領取了，爭奈他還不肯？」以拂子左右拂，云：「自有東風齊著力，何勞門上畫鍾馗？」

燈夕，示眾。「今朝正月十五，是處敲鑼打鼓，衲僧家不做熱落元宵，也有尋常煙火。」畫圓相，喝一喝，云：「看看砲打襄陽，且莫釘樁搖櫓。」

示眾。舉：「一老宿門上寫箇心字、窗上寫箇心字、壁上寫箇心字。一老宿云：『門上只寫門字、窗上只寫窗字、壁上只寫壁字。』又一老宿云：『門上不消寫門字、窗上不消寫窗字、壁上不消寫壁字。』」師云：「者三箇漢，一箇奸巧如一箇，爭奈越奸、越巧、越貧窮，都盧笑破他人口。我者裏門也無、窗也無、壁也無，寫與不寫向甚處著？」召大眾，云：「澹歸與古人是同？是別？三箇夜叉奈何不得一箇窮鬼，一箇窮鬼奈何了三箇夜叉。更問如何，歸堂喫茶。」

示眾。舉：「《華嚴》偈：『若人欲識佛境界』」師云：「話墮也。佛有什麼境界？境界有什麼佛？『當淨其意如虛空』」師云：「又是一點。『遠離妄想及諸取』」師云：「不可空裏更折花。『令心所向皆無礙』」師云：「擬向即礙。莫非不擬向便無礙麼？且休錯。」乃云：「諸兄弟！天下本無事，庸人自擾之。諸佛世尊事不獲已，向汝恁麼道，纔道箇佛境界，早成多事，便是佛無境界，境界無佛也覺無端。然雖如此，汝要佛無境界則易，要境界無佛則難。譬如兩箇花子各說大話，一箇做天、一箇便做雲，乃至做風、做墻、做鼠、做蛇，仍舊做回花子，盡大地是箇弄蛇底，何不仍舊去？」驀豎拂子，云：「還見蛇麼？」擲拂子，云：「卻是一條爛井索。」

示眾。「正月一，一顆山茶透寒雪；二月一，千紅萬紫呈春色；三月一，杜鵑叫落千山月。識得一，萬事畢，饑來喫飯困來歇。所以道：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寧，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，衲僧得一禍事臨門。大眾！既得一了，為什麼禍事臨門？太平本自將軍致，不許將軍見太平。」

病中示眾。「諸佛諸祖所有言教，都是因病設藥。病是箇什麼？彼自無瘡，勿傷之也。不病又是箇什麼？吾有大病，非世所醫。汝看古人將一株紫旃檀雕做兩尊觀世音菩薩，各顯靈通，仔細看來，費底藥本卻也不少。我者裏有底是病、沒有底是藥，地水火風、生老病死、盲聾瘖啞、癱癆鼓膈，偪塞一堂，恰似到善見城中聞其藥香，自然病愈。若體得此意，便將信物一角寄上閻羅大王，牛頭馬面打開一看，刀山劍樹、火聚冰池裏叫苦連天，也不曾希罕極樂世界。」良久，云：「不是逢人誇俏措，金鎚擊碎萬重關。」

示眾。舉：「劉季醉行大澤中，從者還報：『前有大蛇當道。』季云：『壯士行何畏？』遽前拔劍斬蛇。」師云：「作家君王，天然有在。次日，有老嫗哭於其處，人問嫗：『何故哭？』嫗云：『人殺吾子。』又問嫗：『子何故見殺？』嫗云：『吾子，白帝子也，化為蛇當道，今被赤帝子斬之。』」師云：「汗馬無人識，重論蓋代功。人以嫗為不誠，欲笞之。」師云：「強中更有強中手。嫗因忽不見。」師云：「漢家天下從此大定矣。」召大眾，云：「人人都道者：老嫗被人殺了兒子，卻去上門報喜，長他人志氣，滅自己威風。殊不知白帝子、赤帝子總是者老嫗生底，一手抬、一手搦也是他尋常家計，所以長他人志氣不是他人，滅自己威風纔成自己。雖則忍俊不禁，爭奈捏目不少？若不是路上行人，智過張良、勇踰周勃，直下放出辣手，打者老嫗無影無形，劉季便斬了蛇。還有一箇蛇頭咬住褲襠不得放在。要會麼？直須與麼始得。」

浴佛示眾。「祇見大眾浴佛，不見佛浴大眾。大眾浴佛，三杓五杓；佛浴大眾，只是一杓。把三千大千無央數世界，古往今來無央數眾生，一時浴了。元來眾生分上，各各有一箇佛兒子，被眾生結、佛結、魔結，一向結住，不得出頭。自得者一杓了，者些佛兒子，各各會指天指地，隨處稱尊，方知佛是眾生子，眾生是佛母。你們適來浴過佛了，各各該有一分洗兒金銀錢，我今給與公據，向空王殿裏打開寶藏。你一人有一箇寶藏，百千萬億人有百千萬億寶藏，各各取用，各各具足。只是有一句話，忽然一杓滾熱水，向頂門上澆下不得，失卻鎖匙。作麼生是你鎖匙？」舉左手云：「珍重。」

結夏，示眾。「南方禁夏不禁冬，北方禁冬不禁夏，別傳寺裏冬即禁夏、夏即禁冬，還有出得頭者麼？若出不得頭，一任老漢普天普地。」復舉：「古人道：『不見一法即如來，方得名為觀自在。』又道：『不見一法成大過患。』」師云：「總是不見一法，為什麼卻成過患？不見一法即如來，恁麼會便不是；不見一法即如來，恁麼會便是。所以玄沙問鏡清云：『不見一法為大過患，且道不見什麼法？』清指露柱云：『莫是不見者箇法麼？』沙云：『浙中清水

白米由汝喫，佛法未會在。』鏡清藏陷虎之機，玄沙逞屠龍之手，今夏有人透得者一關，一任閻黎普天普地。」

示眾。「有人在紙背上寫了訴牒，投官乞判。官人是裴謅，寫了四句道：『者畔似那畔，那畔似者畔。我也不辭與你判，笑殺門前著靴漢。』者裴官人雖是俗吏，卻有些衲僧氣息，但祇解作賓，不解作主。到是那投牒底，解得作主又不解作賓。若是澹歸，當日見他在紙背上寫了訴詞，我便在紙面上下了判語，端端正正用一顆印，教他要作賓，爭奈紙背上無判語；要作主，爭奈紙面上無訴詞。大眾，紙面上無訴詞，紙背上無判語，直饒伊使盡神通，跳不出一張故紙。還會麼？」良久，云：「若識得法界性，也沒多事。珍重。」

示眾。「舉一不得舉二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。乾峰恁麼道，三世諸佛捧了者道赦書，初一十五，不消到者裏點卯。雲門出眾云：『昨日有人從天台來，卻往徑山去。』雖則鍾期賞音，早已落在第二。峰喚典座：『來日不得普請。』幾於伯牙絕軫，卻又落在第二。我者裏舉千舉萬，祇是不得舉二。會麼？三聲板響，各自過堂，一齊俱到，不用商量。」

示眾。舉：「嚴陽尊者問趙州云：『一物不將來時如何？』」師云：「畫蛇添足。州云：『放下著。』」師云：「捉賊見贓。陽云：『一物不將來，放下箇什麼？』」師云：「不是你說，我也不知。州云：『放不下，擔取去。』」師云：「不是你知，我也不說。嚴陽尊者當下大悟。」師云：「悟即不無，爭奈無端受了人家一柄臘月扇子？」乃召大眾，云：「還得放下也未？趙州者一句子，不論已到嚴陽關、未到嚴陽關，開眼也用得著、合眼也用得著、不開不合也用得著。若已過嚴陽關，卻須擔取去始得。為什麼？眼睛裏面須彌山、眉毛尖上大海水、手掌中心無量無邊，六道四生擔向不可說、不可說轉世界，遶到盡未來際，一口氣也不歇，還曾有一物也無？所以道：塵塵爾、剎剎爾、念念爾。古人如是、今人如是，趙州不曾說、嚴陽不曾悟，現前大眾一箇箇都許他是出格道流，我總與炷香作禮三拜。為什麼如此？上來不消問、下去不消疑，無論是不是，是也不為奇。」喝一喝。

示眾。「因緣所生法，我說即是空，亦云是假名，亦是中道義。盡大地是箇因緣法，總被空、假、中穿卻；盡大地是箇空、假、中法，總被因緣穿卻。」豎拂子，云：「盡大地是箇空、假、中因緣法，總被拂子穿卻，三世諸佛在拂子頭上放大光明，說實相義。」驀擲下，云：「忽然一擲，一時喪身失命，是汝諸人還覺腦門痛也無？」良久，云：「立地搆去，不是性燥漢。」

解夏，示眾。「坐夏一百二十日，前後安居一時畢，雖然病得太郎當，病裏有些好消息。是什麼消息？病有死底消息。還有什麼消息？死有活底消息。死活即且置，是什麼病？紅孩兒向鼻梁上打了三拳，兩隻眼睛迸出千百道火光，是汝諸人還有鼻孔也無？若無鼻孔，也須摸著；若有鼻孔，也須打卻。打卻了鼻孔，始解與病僧同病；解與病僧同病，始能與病僧同死同活。與病僧同死，諸人獨活；與病僧同活，諸人獨死。同死同活，不見鼻孔；獨死獨活，鼻孔不見。既不見，打箇什麼？便不打，又見箇什麼？是汝諸人還有者箇消息也無？」良久，云：「設有者箇消息，更須打破面門始得。」

示眾。「教中道：『父母所生眼，悉見三千界。』且道：三千界是有？是無？若是有，見箇什麼？若是無，喚什麼作見？祖師道：『父母所生口，終不為子說。』且道：口是有？是無？若是有，為什麼不說？若是無，不說底是什麼？且道：教中底是？祖師底是？一樣是父母所生，為什麼眼悉見、口不說？會麼？眼悉見、口不說，一箇玉連環，化作兩箇金蝴蜨，大千沙界海中漚，一切聖賢如電拂。」

赴歸宗，示眾。以手自指云：「他是官身，總不自由；他既是官身，自也不由。大眾！要透過不自由則易，要透過自不由卻難。要透麼？直須放下又放下，放到無可放處，連者無可放底也放下，纔能勾向逆順境中，頭上著枷、腳下著杻，元是箇日日花朝、夜夜元宵。如或不然，心坎上一座須彌山，時時刻刻在眼睛裏，者箇累墜三生六十劫也未得了。還會麼？山僧今日遠行，山中事問取樂說大師始得。」

示眾。「趙州與文遠侍者論義云：『鬥劣不鬥勝，勝者輸果子。』遠云：『請和尚立義。』州云：『我是一頭驢。』遠云：『我是驢胃。』州云：『我是驢糞。』遠云：『我是糞中蟲。』州云：『你在彼中作什麼？』遠云：『我在彼中過夏。』州云：『把將果子來。』」師云：「文遠供養情長，鬥爭氣短，趙州雖贏了些果子，卻也食不下咽。為什麼？養子不及父，家門一世衰。若是跨灶底兒孫，纔見道：『我是一頭驢。』便道：『把將果子來。』直抄扎了者老漢窮囊，更與一腳蹋倒方快。」

除夕，師坐老和尚真旁，大眾請元旦上堂，師云：「上堂是箇套子，難道善知識上堂便有佛法，不上堂便沒有麼？新年便有佛法，除了新年，日日時時便沒有麼？說佛法便有佛法，每日商量家長裏短，你們拈匙把箸，上來下去便沒有麼？如今善知識教人學道，學人都要悟道，總待上堂時置箇問頭，向善知識荅處揣摩測度，及至下座了，大家散去，不但善知識荅處沒做理會，連自己問頭不知向

那裏去了。總恁麼，便三生六十劫有什麼益？古人道：風吹芊葉，牛動尾巴。你為什麼不參取他？豬肉案頭也悟去，舉喪歌郎聲裏也悟去，兩人爭交打一拳也悟去，桃花開、桶箍散也悟去，一鎚打碎石頭、一塊瓦片打著竹子也悟去。者些東西不可說我是善知識，我上堂，我替你說法，教你悟去也。湛堂和尚說：『大慧！你在我方丈裏便有禪，出方丈便沒了也；惺惺時便有禪，睡著時便沒了也。』何況你們信道不篤，用心又不專一，眼裏既沒有筋，胸中又有許多肫[月*荅]，所以動著便成隔礙。你們要說佛法麼？」驀拈拄杖，云：「只者箇拄杖子，第一件不得點空，第二件不得靠壁。」一僧便出，奪拄杖擲地，云：「和尚將此作氣力麼？」師云：「你且不要忙，者裏有許多關頭過不得在。」進云：「長老峰還拈得面目出來與大眾看麼？」師云：「你走錯了路也。」進云：「和尚又見箇什麼？」師云：「一機一境總用不著，拖泥帶水也用不著，掃蹤滅跡也用不著。」復拈拄杖，云：「第三件不得架肩，你又作麼生？第四件不得橫膝，第五件不得倒提，第六件不得直立，第七件不得豎，第八件不得曳，第九件不得卓，第十件不得擲。」擲下拄杖，云：「者不是你底道理。」僧復出，云：「和尚說許多件，畢竟那一件是？」師云：「轉見不堪。」進云：「見非見。」師云：「你做不得座主使下。」僧無語。侍僧云：「大德！座前無言空對面，何不禮拜？」僧云：「禮拜箇什麼？」侍僧云：「急水魚頭落，林驚鳥不飛。」師云：「旁觀者醜。」僧云：「明年春又至，不怕雪點頭。」師云：「者拄杖子被老僧鈍置死了也，無人救得。」度拄杖與侍者，云：「卻請樂大師救取。」眾禮拜。師指老和尚真，云：「者是老漢敲骨吸髓底道理，你們作麼生會？」

安居，示眾。「早來侍者問：『今日大眾安居，和尚何不與大眾安心？』老僧道：『除卻行住坐臥，別致一問來。』且作麼生會？」眾無對。召大眾，云：「見了老僧，有些芥蒂；不見老僧，十分自在。但恁麼會去，管取青霄獨步。會麼？記曾猛雨烏風夜，捉得宵飛轂轆鷹，莫問天晴誰放去？遠峰無限碧崚[山*層]。」卓拄杖一下，下座。

佛事

示新學菩薩。「佛說七種眾生：有一種，聞如來常住無有變易，終不畢竟入於涅槃，一切眾生皆有佛性，一闡提等當來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生不信心墮三惡道。有一種，雖信涅槃常樂我淨，卻說如來有二種涅槃，有為涅槃無常樂我淨、無為涅槃常樂我淨。雖

信佛性是眾生有，不必一切皆悉有之；雖信有道，不信有得道之人；雖信三寶，不信三寶同一性相；雖信因果，不信受報；信不具足，戒亦不具足。是人雖得作戒，不得無作戒；雖得求戒，不得捨戒；雖得隨有戒，不得隨道戒；戒不具足，聞亦不具足。是人於如來十二部經，信六部、不信六部，雖信六部不能讀誦為他講說，雖能講說為勝他故、為利養故、為諸有故，聞不具足，施亦不具足。是人雖行財施不行法施，雖行法施但行非聖施不行聖施，施不具足，智慧亦不具足。是人不能分別如來常無常乃至淨不淨，如來即是解脫、解脫即是如來，如來即是涅槃、涅槃即是解脫，於是義中不能分別，乃至一切義中不能分別，親近惡友、增長惡法，如恆河中大魚，久沒暫出、出已復沒。汝等今日受菩薩戒，盡道戒已具足，還得信心具足麼？汝等若能信心具足，於一切境緣上不疑凡、不疑聖，不疑有、不疑無，不疑自、不疑他，直用直行，更不回頭轉腦，始得入此虛空平等地。此箇虛空平等地，無汝等違背處、亦無汝等承當處，祇是汝等不能立地承當，便見千生萬劫與伊違背；若信得千生萬劫不曾違背，便好放下者立地承當。還信麼？」舉：「朱行軍到南禪設齋，行入禪堂，不住口道：『直下是，直下是。』有僧便問：『直下是箇什麼？』行軍便喝，僧云：『行軍幸是解事底人，又惡發作麼？』行軍云：『喚作惡發即不得。』僧便喝，行軍云：『鉤在不疑之地。』僧又喝，行軍便休。」師云：「識得行軍者一喝，便有者僧兩喝；不用得者僧兩喝，便埋沒了行軍者一喝。」豎起拄杖云：「向者裏信得及，一切具足。」

示新學菩薩。舉：「寶壽開堂，三聖椎出一僧。」師云：「險。寶壽便打。」師云：「險。老僧者兩險：有一險，高高山頂立；有一險，深深海底行。若辯得倜儻分明，敢道參學事畢。三聖道：『與麼為人，瞎卻鎮州一城人眼在。』」師云：「剜出他人心肝，爭奈自己心肝太熱？寶壽拋下拄杖，便歸方丈。」師云：「遮盡自己面目，爭奈他人面目長存？如今盡大地眾生是箇瞎眼底，老僧便要他開；盡大地菩薩是箇開眼底，老僧更要他瞎。若不親到者瞎底地位，不能行菩薩道；若不深信者瞎底道理，不能受菩薩戒。今因傳掌，略為大眾舉揚：一盲引眾盲，相將落火坑。文殊、普賢大人境界……」，擲下拄杖，云：「直須與麼始得。」

度僧。「一切法不可得，家還可得麼？家不可得，更出箇什麼家？一切家不可得，身還可得麼？身不可得，更捨箇什麼身？一切身不可得，心還可得麼？心不可得，更識箇什麼心？諸仁者！只為汝無始劫來，用諸妄想習氣，攀援執吝，顛倒流轉，無有休歇。如來大慈，開箇出家之門，使汝一刀兩斷。既得斷已，方知無家可出、無身可捨、無心可識。然雖如是，也須親到者箇田地始得。亂說即不

可，祇如二祖見初祖說箇覓心了不可得，祖云：『與汝安心竟。』三祖見二祖說箇覓罪了不可得，祖云：『與汝懺罪竟。』即今有人說箇覓家了不可得，澹歸亦云：『與汝出家竟。』且道還當得也無？」良久，云：「學語之流，槌殺千箇萬箇，有什麼罪過？我者裏若有恁麼人，便有恁麼事，不是汝長連床上、書本子裏鬥湊得來、荅應得去，便道我解也、會也、當得了也。四果聖人證得人空，不證得法空，猶有一分人空未證在。他有人空底法，便有一分證得人空法底人在。菩薩當體即空，眼睛卓朔地，猶遲八刻在，何況汝五欲麤重境界、人我是非、名聞利養、成虧得失，暗地裏件件打熬不過，口但說空，行在有中，臘月三十日到來，總被黑面老子算將去，還說得一切法不可得麼？諸仁者！家不可得，卻須出得家後看；身不可得，卻須捨得身後看；心不可得，卻須識得心後看。直饒汝說箇不可得底亦不可得，到澹歸者裏一刀兩斷。我者裏纔有恁麼人，便沒有恁麼事。諸仁者！汝試自己微細揣摩，還有一絲毫斷不得底麼？若有一絲毫斷不得底，千生萬劫相牽相引，未有了日，快須領取吹毛利刃。」舉起刀，度與侍者云：「不許留根。」度尼。「善女人！如來說：『一切眾生妄受輪轉，欲貪為本，得則成愛，不得成瞋，愛則相生，瞋則相殺，生殺相尋，窮劫不盡。汝等於人道中受此九漏不淨之軀，皆由多生欲貪所感，若不猛自咬斷，欲不墮落而得解脫，無有是處。』當日如來初度女人出家，大愛道尼、蓮花色尼、耶輸陀羅尼、無量百千諸尼俱成四道果，今日汝等向者裏削髮為尼，又成得箇什麼末山尼、妙尼等？入無為寂滅之海，建無為寂滅之幢，我不敢輕於汝等，汝等皆當作佛。還有人甘心也無？」良久，云：「城東老母不喜見佛，以如來威神力故，令其眼觀上下四方總皆是佛，急以兩手遮眼，乃至十指頭無不是佛。汝道城東老母還見眼睛麼？幸喜伊不會，若是會得，盡大地人冰消瓦解。即今便使汝等一時會得，也只好向者裏削髮為尼，且道利害在什麼處？」舉刀，云：「不得動著一根頭毛與我剃卻。」舍利入塔。舉：「《菩薩處胎經》佛告諸大眾：『念我古昔所行功德、捨身受身，非一非二。今為汝等說一形法。諸佛全身舍利，在下金剛剎中。金剛剎厚八十四萬億里，中有碎身舍利，彼剎名妙香，佛名不住。如來碎身舍利，下八十四萬億里，國土名清淨，佛名遍光。復下有國土，名施無盡藏，佛名勸助。復下有國土，名法鼓，佛名善見，乃有全身舍利。過去千萬億佛，皆留舍利。彼土舍利，我亦有分。』」師召大眾云：「釋迦牟尼佛三百六十骨節、八萬四千毛孔，一時抖下了也。全身碎身，非一非二。此土彼土，非一非二。先佛後佛，非一非二。即今丹霞山奉佛舍利，下鎮海螺峰頂，與八十四萬億里諸金剛剎，非一非二。上至帝釋梵天，下至龍

宮海藏，中至阿育輪王，大至須彌盧，小至一葉一針鋒許，所有浮圖，非一非二。世界安寧，帝王長壽，護法宰官、捨山檀越、莊嚴信士、勤苦道流，與現前雲集四眾，若見若聞，隨其根性，所得如來智慧德相，非一非二。諸佛一形法，有如是威德自在，不可思議。汝輩各各當人分上，還識得者箇消息也無？」驀豎一指云：「釋迦牟尼佛三百六十骨節、八萬四千毛孔，盡從者裏與諸人節節相拄、孔孔相通，地水火風，生老病死，惟一堅密身，一切塵中現，一切時、一切處，金蓮湧地、寶蓋垂天，水火無傷、砧鎚俱陷。若能撒手無依，把得便用，推倒浮圖，颺卻舍利，不為分外。如其不然，打一回葛藤，添一些眼目。從緣有者，始終而成壞；非從緣有者，歷劫而長堅。丹霞山佛舍利是從緣有？非從緣有？若道從緣有，為什麼歷劫長堅？若道非從緣有，爭奈王宮示生，雙林示滅？若道釋迦牟尼佛多劫修行，福慧兩足，宛爾不同，則聖名凡號盡是虛聲，殊相劣形皆為幻色，作麼生得通去？就使通去，又作麼生得化去？若能覷破千差，打成一片，重建浮圖，高抬舍利，塵塵涉影，剎剎交光，也不為分外。更若遲疑，翻成擔誤，且教掘地深埋，卓箇尖尖錐子，千迴百匝，寸步休離，各各當人三百六十骨節、八萬四千毛孔，依舊與釋迦牟尼佛節節相拄，孔孔相通，火宅浮圖、鬼家舍利，日中逃影、衣底藏珠，總被人喚作日用。而不知底百姓，卻有三世諸佛、十方諸大菩薩恭敬圍繞，以諸香花而散其上，彈指贊歎道：『吾不如汝！吾不如汝！』也不為分外。」復召大眾云：「一形法有如是威德自在，不可思議。康熙壬子春三月二十六日，專為舉揚，與古岡善男子方古木、古弘、古飄結般若緣，入金剛地。大眾證明。」便捧舍利入塔。

龍護園伽藍，陞座。「當日，關將軍三更時分騎赤兔馬、提青龍刀，半雲半霧在玉泉寺前連聲大叫云：『還我頭來！』被玉泉長老輕輕一拶，道：『顏良安在？』曠劫無明當下消釋。且道：是還他頭？不還他頭？還與不還且置，祇如關將軍沒了頭，為什麼有口？汝等箇箇有口，為什麼摸頭不著？」眾無對。師云：「久立，珍重。」

龍護園法會。「佛說一切苦厄，欲貪為本，所以欲貪便是禍水。若能於欲貪起處，一刀兩斷，自然禍水乾枯，容易與如來法流水接。且道法流水與禍水相去多少？今日龍護園裏借水官解厄之期，做箇下元會，只是治標，不是治本。閻羅大王日日差四大無常向人間告報，爭奈人間不知，落得自家衙門熱鬧。水官大帝名聲普聞，一邊治本無功，一邊治標有效。如今要得治本麼？須念念參取四大無常，不惟有卻病之方，且有登真之訣。登真訣作麼生道？剎那剎那不可得，遍地刀鎗三寸鐵。」

為雷峰西堂仞千大師設供。拈香畢，云：「丹霞相聚了，也不是相見；韶陽相別了，也不是相見；雷峰堂中不復見，也是真相見。且作麼生與老弟款曲家常？」舉起手，云：「此是如來最後之供。」便拜。

先華首諱日，上供。「退步不須尋，前行何處討？已擅白雲宗，更落丹霞稿。本來無事人，愛說山中好，處則為遠志，出即為小草。師翁！師翁！向者裏受一分冷澹香煙，還當兒孫報德麼？」還燒香，云：「且把華首臺，全身總靠倒。」

送亡僧入普同塔。「丹霞建立十年，未有普同塔，承巡撫劉大中丞慈念，捐貲創造。今日送諸同住亡僧骨石到此，得有歸藏，讚歎不及。雖則一期功德成就，爭奈是箇不了公案。澹歸上座不惜眉毛，為汝等說破。」以杖指塔，云：「汝等不得向者裏躲跟。中丞公深造此道，因汝等愛向者裏躲跟，特造此塔供養於汝，汝等莫被中丞公熱瞞。」復舉：「世尊同耆婆到尸陀林，以杖敲一髑髏，問耆婆：『此生何道？』耆婆云：『生人道。』又敲一髑髏，問：『此生何道？』耆婆云：『生天道。』又敲一髑髏，問：『此生何道？』耆婆罔知生處。」師云：「第三箇髑髏耆婆罔知生處且置，且道第一、第二箇髑髏耆婆還知生處麼？」以杖敲骨石，云：「澹歸將汝等髑髏一箇箇敲過，隨汝等生人、生天、生修羅、生惡道，教汝等一箇箇罔知生處，汝等也莫被澹歸熱瞞。且作麼生得不被熱瞞去？」倒提拄杖，喝一喝。

為摛三儀知藏起龕。「儀上座！你還記得麼？新年頭佛法當日曾問老僧：『如何是初二日事？』老僧云：『十字街頭石敢當。』你便喝，老僧云：『落。』你若用得者一喝，撒手臥長空；若用不得者一喝，卻被十字街頭石敢當礙煞。法界海中本無生滅，老僧今日不能遠送，耑請樂大師助你一把火。臨岐一句，你還會麼？」豎起拄杖，云：「此去好埋三尺雪，再來別舉一家春。」以拄杖擊龕三下。

為大智達侍者起龕。「離者殼漏子，向什麼處相見？不生不滅處相見，非不生不滅處亦不求相見。」喝一喝，云：「說什麼離不離、生滅不生滅？只是者殼漏子向什麼處相見？立地撒手，已是不唧溜漢。」卓拄杖一下，云：「達侍者！好去！好去！」

為客沙彌湛然舉火。秉炬，云：「我不識你，你不識我，驀地相逢，一團大火。」打圓相，喝一喝，擲炬。

為傳融沙彌舉火。「不向者裏會得，流浪無窮；向者裏會得，沈淪永劫。今日路見不平，拔刀相助。」豎起炬，云：「會麼？三千里外切忌髑髏咬住腳跟。」便爇。

為異能禪人舉火。秉炬打圓相，云：「日裏合龕，晚來舉火，大眾不須疑，雲門一字普。」遂熸。
為玉流洲禪人舉火。「玉流玉流，數千里外特地到者裏討箇落處，雖未得了當，乘此正因也得箇好處生、好處見。然雖如此，大丈夫兒須是斬釘截鐵始得。」豎起火炬，云：「會麼？烈燄光中有箇辟支安坐，不是好手，且待薪盡火滅時為汝道破。」便熸。
為善因宗禪人舉火。「善因！善因！你說不做米頭即不住，如今做了米頭卻又去。去則實不去，常住是無住，好教領取臨岐句。」以火炬打圓相，云：「會麼？只在此山中，雲深不知處。」

遺命

吾去世後，即剃髮澡身，外衣舊葛布長衫，內衣舊葛布褲，披茶褐布通肩祖衣，露頂跣足，便入龕。龕取舊杉木板極薄者，不用費工，足以蔽形，一時而已。入龕訖，不停龕，不設供，不請尊宿舉火，侍者舉毘盧遮那如來號十聲，即下火。次早撿骨，不用罈盛，隨所在水清深處，散投其中。不設靈位，不守七，侍者即日各隨緣好去。其入嶺南者，持吾遺命，謁淨成老和尚及丹霞、海幢諸剎，此即報聞矣。吾生平以畜積為恥，今所存資斧之餘，并隨身衣單書籍，別有板帳，除吾別有支分外，俱現前侍者均分，此僧法也。汝等不得留吾臭皮囊，作扶龕回山、擇地建塔之局，累諸護法。隨處死、隨處燒、隨處散骨水中。吾出嶺時，便有此語，非今日始作此語也。若違此語，惡同凶逆。遍行老僧澹歸，今釋手勒。

問荅

僧問：「大眾今日安居，和尚何不與大眾安心？譬如水動，定水不如定風。心既無定，終身何安？」師云：「除卻行住坐臥，別致一問來。」進云：「是法亦無法，離假亦無真。」師云：「卻成分外。」僧問：「除卻行住坐臥，請和尚道一句來。」師良久，云：「還出得者一句麼？」進云：「為什麼總在者一句？」師云：「祇為總不在者一句。」進云：「恁麼則不用安排也。」師云：「你又安排。」
僧辭，師云：「去即任去，逢人不得道從澹歸處來。」僧無對。
劉中丞問：「善財到妙高峰頂七日，為什麼不見德雲比丘？」師云：「既到妙高峰頂，自然不見德雲比丘，豈但七日？直饒三生六十劫欲見了不可得，別峰相見始為正見。」中丞云：「五十二參又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都是別峰相見。」

中丞舉：「《起信論》云：『無明熏習真如，真如亦熏習無明。』還的當也無？」師云：「無明決不熏習真如，無明若能熏習真如，即真如變作無明，更無真如，真如決不熏習無明。渠從來不曾與無明和合，豈有工夫去熏習他？」中丞云：「恁麼則判然兩箇也。」師云：「一箇也無，說甚兩箇？」

中丞問：「達磨畢竟沒於此土，還是西歸？」師云：「達磨不曾來。」

中丞云：「做官事煩，不能攝心靜坐。」師云：「事不礙心，要靜坐作麼？」中丞云：「古人道：『無心於事，無事於心。』作麼得到者箇境界？」師云：「無心於事，全心在事；無事於心，全事在心。如今人擬向心裏更討無事，事裏更討無心，轉見亂如麻在。」

忽聞傳鼓聲，師云：「心在什麼處？」中丞云：「為聞所轉。」須臾傳進公文，中丞便看，師云：「心在什麼處？」中丞云：「為見所轉。」師云：「有兩箇轉底，便有一箇不轉底；沒一箇不轉底，便沒兩箇轉底。」

師語中丞云：「此事故須心細，亦須膽大。」因舉：「妙喜每說：『士大夫怕落空，大似船不曾翻，便要跳水。』」師云：「不如憑他跳水，撲通一聲響，並無一滴，方纔可笑。」中丞躍然意解。

師下座後，僧問：「和尚適來道：大眾底心肝都是鐵打底。和尚底心肝是箇什麼？」師云：「豆腐。」師便問僧：「祇如百丈道：『明日一時埋卻。』汝作麼生會？」僧云：「說不盡，哭不了。」師云：「你問我。」僧便問：「明日一時埋卻，意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大鬼上天，小鬼落地。」

師問僧：「昨日吹滅了燈，你作麼生會？」僧云：「某甲不在明暗裏。」師云：「你卻又在者裏？你問我。」僧便問：「和尚吹滅了燈，意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火炎崑岡，玉石俱焚。」

僧問：「如何是某甲自己？」師云：「誰教汝問？」僧云：「某甲自問。」師云：「為什麼卻要我荅？」

師問僧：「我卓拄杖一下，為什麼無量諸佛總出不得？」僧無語，師猛與一椎，僧禮拜，云：「倒卻剎竿，還有也沒有？」師云：「倒卻剎竿，阿誰說有與沒有？」僧禮拜，師云：「作麼生是剎竿？」僧退後三步，師云：「倒卻後如何？」僧進前三步，師拈拂子便打，云：「猶挂腳在。」

師問僧：「汝看本來面目？」僧云：「是。」師云：「汝作麼生看？」僧云：「來處去處是有一箇，祇是不見。」師云：「汝要見麼？近前來。」僧近前，師與一掌。僧吹滅面前燈，云：「元來燈就是火。」便禮拜出。師顧旁僧云：「佛法有什麼多少？」次日，

僧見師，問：「昨日吹滅底呢？」僧云：「吹滅底是和尚。」師豎起拄杖，僧禮拜，師云：「少一頓也不得。」
師語僧：「古人也甚奇怪，船子見夾山頻頻回顧，舉起橈云：『汝將謂別有？』便覆舟入水而逝，汝道是何意旨？」僧云：「只恐教壞好人家男女。」師云：「作麼生是教壞好人家男女？」僧無語。
一僧出云：「和尚還是佛麼？」師云：「不是。」僧云：「和尚既不是佛，夾山有什麼疑？」師云：「老僧入地三尺。」一僧云：「活埋了也。」師便問：「作麼生是活埋底事？」僧無語。師云：「且道老僧入地三尺，意作麼生？」僧云：「拖泥帶水。」師云：「入地三尺作麼生拖泥帶水？」僧無語，師拊掌。
僧問：「十五以前穿州撞府，十五以後結夏安居，二六時中行何行？辦何道業？乞師直示。」師云：「並無虛度。」僧云：「堂內坐禪，堂外禪坐，廚庫刀砧，米頭碓磨。」師云：「識得者箇，說甚那箇？」
師見僧來，卓拄杖一下，云：「者箇是多底？」僧無對。
師有時云：「不了當底業識茫茫，無本可據；大了當底業識茫茫，無本可據。」僧無對。
僧搥腳次，師問：「汝每日坐作什麼？」僧云：「看話頭。」師云：「祇如搥腳，還有話頭也無？」僧無對。師代云：「某甲不合觸忤和尚。」復自荅云：「你卻有拳頭在。」
僧問：「燈籠露柱、貓兒狗子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現成公案。」乃示頌云：「現成公案，一切成辦。放下了也，祇得一半。」
僧問：「如何是佛？」師云：「兩重公案。」乃示頌云：「兩重公案，多謀少斷。便有黃金，傾國不換。」
僧問：「如何是父母未生前事？」師豎起拄杖，乃示頌云：「豎起拄杖，莫落比量。三腳蝦蟆，討甚大象？」
僧問無作戒體。師云：「昔年海幢和尚曾與我論此義云：『無作戒體，你作麼生說？』我云：『一切法無作。』海幢便休。」僧云：「一切法無作，為甚喚作戒體？」師云：「在戒法即為戒體。」師復云：「律中道：『白四羯磨了，便發無作。』豈不是？」僧云：「是。」師云：「恁麼則因作而發，為甚喚作無作？」僧無語。師云：「古人道：『無作假色。』色即無作，用假作麼？」師又云：「聲聞戒體是無作，菩薩戒體豈不是？」僧云：「是。」師云：「一等是無作，一等從師僧邊得，為什麼聲聞戒體有得有失，菩薩戒體無得無失？」僧無語。師云：「聲聞依戒而發無作，菩薩依無作而發戒。菩薩先信得一切眾生皆有佛性，發無上菩提心，全體是無作。者箇無作，在佛不得，在眾生不失。作麼依戒而為得失？聲聞到見諦時，纔證無作，未證無作，全體依戒。所以戒得便得，戒

失便失。經中又說：『有定共戒，道共戒。』得定時，自與戒合，定有興廢，戒有興廢。得道時，自與戒合，道無興廢，戒無興廢。須陀洹人捨陰之後，生惡國界中，決定不犯四重五逆。見諦既無興廢，無作便無得失。」僧云：「恁麼則無作全在聖邊也。」師云：「聖有聖無作，凡有凡無作，善有善無作，惡有惡無作。聖凡善惡，總出不得無作，無作不屬聖凡善惡。」僧云：「恁麼則聲聞無作，亦無得失。」師云：「只為渠不知，所以自見得失。若是知了，誰與渠論得失？」

同門弟樂說今辯重編

拈古頌

世尊睹明星，大悟曰：「奇哉！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。」

師云：「我以妄想執著而證得。」復云：「直饒證得，輸與眾生一籌在。」

石上栽花，空中著箭。易處惡求，難時軟賺。項戴鐵枷，足牽紅線。不用翻身，渠無背面。

廣額屠兒日殺千羊，一日至世尊前，颺下屠刀曰：「我是千佛一數。」世尊曰：「如是，如是。」

師喝一喝，云：「眼花作甚麼？」

我是千佛一數，颺下屠刀話墮。有人舉起刀來，早已嫌佛不做。

調達生陷地獄，佛敕阿難傳問：「安否？」曰：「我雖在地獄，如三禪天樂。」佛又敕阿難傳問：「還求出不？」曰：「我待世尊來便出。」阿難曰：「佛是三界大師，豈有入地獄分？」曰：「佛既無入地獄分，我豈有出地獄分？」

師云：「叵耐，叵耐。調達當初出佛身血了，如今又把佛身分為兩段，還有人救得麼？」驀豎拂子，云：「徼幸神蛇，並無瘡口。」

我不如汝，出地獄無分；汝不如我，入地獄無分。彼此無分，案上一顆鐵印；彼此有分，千里赤繩牽定。打鼓弄琵琶，相逢一會家。記得會為共命鳥，同死同生不同老。

文殊見一女子，近佛而坐，入於三昧。文殊曰：「此女得近佛坐，我何不得？」佛曰：「汝覺此女，試自問之。」文殊遶女子三匝，鳴指一下，托至梵天而不能出。佛曰：「假使百千文殊，亦出此定不得。下方過四十二恆沙國土，有罔明菩薩能出此定。」須臾，罔明從地湧出，卻至女子前，鳴指一下，女子於是從定而出。

師云：「罪不重科。」

文殊不解出定，罔明不解入定。兩人合箇老婆，看煞瞿曇孤另。

文殊三處度夏，迦葉欲白槌擯出，纔拈槌，乃見百千萬億文殊，盡其神力，槌不能舉。世尊曰：「汝擬擯那箇文殊？」

師云：「迦葉前不射馬，後不擒王。人言戡定無功，我道太平有象。」

萬浪千波作一團，舉槌容易落槌難。從今屋裏無生客，解向門前倒剎竿。

阿難問迦葉：「世尊傳金襴袈裟外，別傳箇甚麼？」葉召阿難，難應諾。葉曰：「倒卻門前剎竿著。」

師云：「世尊無密語，師兄為什麼卻覆藏？」

剎竿倒卻更何傳，萬里乘風浪拍天。只見群龍行大雨，不知誰抱夜光眠。

外道索馬鳴論義，國王、大臣、四眾俱會。鳴曰：「汝義以何為宗？」道曰：「凡有言說，我皆能破。」鳴便指國王曰：「當今國土康寧，大王長壽，請汝破之。」外道屈伏。

師云：「借勢伏人，殊非好手。然雖如此，不曾有一字欺了外道。」復云：「猶欠一著在。」

馬鳴便指國王，一座鐵關難過。當時卻指馬鳴，此義不攻自破。

罽賓國王秉劍至師子尊者所，曰：「師得蘊空否？」者曰：「已得蘊空。」曰：「離生死否？」者曰：「已離生死。」曰：「既離生死，可施我頭。」者曰：「身非我有，何吝於頭？」王即揮劍斷尊者首，白乳涌高數尺，王之右臂旋亦墮地。

師云：「十字街頭行樂圓。」

一劍光寒，腦門著地。尊者失頭，國王失臂。世出世間，了無剩義。伶利衲僧，討甚巴鼻。

般若多羅尊者赴東印度國王齋，王問：「諸人盡轉經，師為甚不轉？」者曰：「貧道出息不涉世緣，入息不居蘊界，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。」

師云：「者老漢犯了波逸提也。不知且道是何罪相？迴眾僧物入己。」

常常如是轉，說甚閒經卷。好箇飛將軍，殺人不眨眼。

梁武帝問達磨大師：「如何是聖諦第一義？」磨曰：「廓然無聖。」曰：「對朕者誰？」磨曰：「不識。」帝不契，磨遂折蘆渡江。

師云：「幸有者一著子。」

暗裏抽橫骨，明中坐舌頭。雙鸞歌繡嶺，獨鶴舞滄洲。北去心猶結，南來意莫酬。扁舟渾不借，一葦自隨流。

達磨葬熊耳山。後三歲，魏宋雲奉使西域回，遇磨於蔥嶺，手攜隻履，翩翩獨逝。雲問：「何往？」磨曰：「西天去。」

師云：「大似雞足山迦葉門放光，千百人觀，都只見自家面目。」

手中攜隻履，赤腳返西天。今人都不會，此話古來傳。

六祖至法性寺，寓廊廡間。暮夜，風颺剎旛。二僧對論，一曰風動，一曰旛動。祖曰：「不是風動，不是旛動，仁者心動。」

師云：「二僧恁麼道：孤負己靈，埋沒先聖。六祖恁麼道：孤負己靈，埋沒先聖。」復云：「我恁麼道：孤負己靈，埋沒先聖。還有不甘底麼？也只向道：孤負己靈，埋沒先聖。」

執手丁寧莫上南，上南盡是鬼門關。水流清淚千行熱，山割愁腸一劍寒。

不是風旛正是心，九招歌罷淚霑襟。自從抱石投江後，地角天涯沒處尋。

南陽國師三喚侍者，者三應。陽曰：「將謂吾孤負汝，卻是汝孤負吾。」

師云：「國師不可孤負侍者，侍者卻須孤負國師始得。」

父欲行東子向西，生來逆命不為奇，到頭一著相隨順，宿草春流古墓低。

東西兩堂各爭貓兒，南泉提起曰：「道得即救取貓兒，道不得即斬卻。」眾無對，泉便斬之。趙州自外歸，泉舉前話，州乃脫草履安頭上而出。

師云：「先斬後奏。」

纔見蛇頭落地，便看龍尾翻雲。昨日贏他孫行者，輸與今朝者行孫。咦，你是何人？

南泉曰：「三世諸佛不知有，貍奴白牯卻知有。」

師云：「彼此莫相怪。」

有腳鷓鴣行不得，無聲杜宇叫還閒。千人自廢山中畫，一句難酬畫裏山。

侍者請南泉赴堂，泉曰：「我今日莊上喫油粢飽也。」曰：「和尚不曾出入。」泉曰：「汝問莊主去。」者方去，主已來謝和尚到莊喫油粢。

師云：「南泉此日到莊即置，且道日日還曾赴堂麼？」

不出方丈門，去喫油粢飽，日日過堂歸，莫道不疑好。

鹽官喚侍者：「將犀牛扇子來。」者曰：「破也。」曰：「扇子破了，還我犀牛兒來。」者無對。

師云：「何不便與一推？」

扇破乘機便索牛，十成蹄角也難酬。多年草本如呈似，羞殺堂中那一頭。

僧問大梅：「和尚見馬祖得箇什麼便住此山？」梅曰：「馬祖道即心即佛，我便向者裏住。」曰：「馬祖近日又道非心

非佛。」梅曰：「者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，任汝非心非佛，我只管即心即佛。」僧回舉似祖，祖曰：「大眾！梅子熟也。」

師云：「若非舉鼎拔山力，千里烏騅不易騎。」

不爭兩箇耳朵，早已渾身落井。一飽能忘百饑，拋卻明珠換餅。

東寺曰：「心不是佛，智不是道，劍去久矣，爾方刻舟。」

師云：「一箭雙鵰，當場逞手。」

寄君一座蝦蟆石，爭似黃皮牡蠣房？兩箇一家纔罪，兩家一箇又追贓，直得一家無一箇，如法舉來先話墮。禪流若識東寺翁，肯向西方分半座？

百丈惟政問南泉：「諸方善知識還有不說似人底法也無？」泉曰：「有。」政曰：「作麼生？」曰：「不是心，不是佛，不是物。」政曰：「恁麼則說似人了也。」曰：「某甲即恁麼，和尚作麼生？」政曰：「我又不是善知識，爭知有說不說底法？」曰：「某甲不會，請和尚說。」政曰：「我大煞與汝說了也。」

師云：「南泉水上生紋，百丈日中無影。」

三箇夜叉不奈何一箇窮鬼，一箇窮鬼折倒了三箇夜叉。更問如何，歸堂喫茶。

石鞏張弓架箭，以接學人。三平乃披胸當之曰：「此是殺人箭，活人箭又作麼生？」鞏彈弓弦三下，平禮拜。鞏曰：「三十年張弓架箭，祇射得半箇聖人。」遂拗折弓箭。

師云：「為什麼不成褫到底？合掌云：『真善知識。』」

活人箭向弓弦辨，石鞏當初用得全。寧可三平只半箇，誰能更說老婆禪。

仰山問中邑：「如何得見佛性？」邑曰：「譬如一室有六窗，內有一獼猴，外有獼猴從東方喚狌狌，獼猴即應，如是六窗俱喚俱應。」山禮謝，起曰：「連來蒙和尚譬喻，無不曉了。更有一事，祇如內獼猴瞌睡，外獼猴欲與相見，又且如何？」邑下禪床，執仰山手作舞，曰：「狌狌與汝相見了也。」

師云：「好笑！好笑！兩箇人弄一箇獼猴，至今弄不出。」

龍生龍，鳳生鳳，老鼠生底挖壁洞。燒香問取本爺娘，焦磚打著連底凍。

汾陽無業國師，學者致問，多荅之曰：「莫妄想。」

師云：「問即口啞，荅即耳聾，且得大家省力。」

國師一句莫妄想，對對雙雙不成兩。密時蟭螟蟲無地容身，疏時摩竭魚全家漏網。畢竟如何？妄想，妄想。

藥山問石頭：「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，望和尚指示。」頭曰：「恁麼也不得，不恁麼也不得，恁麼不恁麼總不得，子作麼生？」

師云：「一筆畫成，把酒便喫。」

渾身剝得赤條條，十字街頭贈一刀。有屈至今無叫處，方知天網不能逃。

溈山與仰山摘茶次，謂仰山曰：「終日摘茶，祇聞子聲，不見子形。」仰撼茶樹，溈曰：「子祇得其用，不得其體。」曰：「未審和尚如何？」溈良久，曰：「和尚祇得其體，不得其用。」溈曰：「放子三十棒。」曰：「和尚棒某甲喫，某甲棒教誰喫？」溈曰：「放子三十棒。」

師云：「者回全體分付。」

全彰體用還全隱，前箭猶輕後箭深，一遞放他六十棒，仰山撒手便橫行。

陸大夫問南泉：「弟子從六合來，彼中還有身麼？」泉曰：「分明記取，舉似作家。」曰：「和尚不可思議，到處世界成就。」泉曰：「適來總是大夫分上事。」

師云：「老漢學得箇隱身法，到處白賴。」

南北東西方一統，君王到處不為賓。千乘萬騎聞雷動，只見紅雲不見人。

夾山見船子辭行，頻頻回顧。子喚：「闍黎。」山回首，子豎起橈曰：「汝將謂別有？」乃覆舟入水而逝。

師云：「圖箇什麼？」

撒手懸崖剛不信，一棚線斷始知休。兒孫自有兒孫福，莫與兒孫作馬牛。

趙州問南泉：「如何是道？」泉曰：「平常心是道。」曰：「還可趨向也無？」泉曰：「擬向即乖。」曰：「不擬爭知是道？」泉曰：「道不屬知，不屬不知。知是妄覺，不知是無記。若真達不疑之道，猶如太虛，廓然蕩豁，豈可強是非耶？」

師云：「說也說了，會也會了，不疑是第二頭，達是第三首，向上又作麼生道？道。」

當機曾不道平常，臭肉來蠅各自忙。轉腦回頭纔蹉過，回頭轉腦恰相當。有布置，絕商量，知君問路定亡羊。晴沙落雁驚飛起，誰寫長空字一行。

尼問趙州：「如何是密密意？」州以手掐之。尼曰：「和尚猶有者箇在。」州曰：「卻是你有者箇在。」

師云：「捉姦見雙，捉賊見贓。」

和尚密密，師姑密密。(搖手云)無人看見，切忌漏泄。

僧遊五臺，問一婆子：「臺山路向什麼處去？」婆曰：「驀直去。」僧便去。婆曰：「好箇師僧，又恁麼去。」有僧舉似趙州，州曰：「待我去勘過。」明日，州去問：「臺山路向什麼處去？」婆曰：「驀直去。」州便去。婆曰：「好箇師僧，又恁麼去。」州歸院，謂僧曰：「臺山婆子為汝勘破了也。」

師云：「趙州一場懨懨，婆子一場懨懨，且喜者僧自在。」

人人腳底天邊路，喚兔留鳥渾不住。路旁開店賣心肝，來了牙人沒主顧。沒主顧，有底趣。綠楊影裏啼杜宇，聲聲道不如歸去。

趙州到一菴主處，問：「有麼？有麼？」主豎起拳頭。州曰：「水淺不是泊船處。」便行。又到一菴主處，問：「有麼？有麼？」主亦豎起拳頭。州曰：「能縱能奪，能殺能活。」便作禮。

師云：「一箇拳頭，兩箇舌頭；兩箇拳頭，一箇舌頭。」

仙人曾不愛樓居，入市隨他貴賤殊。天子殿前容走馬，華陰縣裏莫騎驢。

臨濟見僧入門便喝。

師云：「四喝內有者一喝，識得者一喝，一任你喝。作麼生是者一喝？」隨後喝一喝。

撞破面門，揭開腦蓋。百種千般，山妖水怪。滅跡掃塵，斬其梟帥。大功不賞，得恁自在。

臨濟曰：「我有時奪人不奪境，有時奪境不奪人，有時人境兩俱奪，有時人境俱不奪。」

師云：「一箇字，一箇○，一一○一一抹卻。畢竟臨濟是什麼面目？」

切忌將親作賊，也莫證龜成鱉。分一串玉連環，合兩箇金蝴蝶。忽然翻轉面皮來，通身是口難分說。

嚴陽尊者參趙州，問：「一物不將來時如何？」州曰：「放下著。」曰：「一物不將來，放下箇什麼？」州曰：「放不下，擔取去。」者於言下大悟。

師云：「七珍八寶一時拿。」

鬼爭漆桶無人見，鼠拽胡盧有底忙。莫雨朝煙千頃浪，雙雙飛出紫鴛鴦。

僧問大隨：「劫火洞然，大千俱壞，未審者箇壞不壞？」隨曰：「壞。」曰：「恁麼則隨他去也。」隨曰：「隨他去。」僧不肯。後到投子，舉前話，子裝香遙禮曰：「西川

古佛出世。」謂其僧曰：「汝速回去懺悔。」僧回大隨，隨已遷化。僧再至投子，子亦遷化。

師云：「恰好，恰好。」

一句隨他去，渠儂得自由。已無重舉處，切忌更回頭。

俱胝和尚無別提唱，惟豎一指。玄沙曰：「我當時若見，拗折指頭。」

師云：「雞子裏揀什麼骨？」

纔將一字入公門，自首誣人兩不應。只許州官明放火，不容百姓暗挑燈。

廓侍者問德山：「從上諸聖向什麼處去？」山曰：「作麼作麼？」曰：「敕點飛龍馬，跛鱉出頭來。」山休去。明日山浴出，廓過茶與山，山撫廓背曰：「昨日公案作麼生？」曰：「者老漢今日方始瞥地。」山又休去。

師云：「司空見慣。」

證龜成鱉，得牛還馬，逞盡神通跳不出也。省了我賞，饒了你打。

趙州問投子：「大死底人卻活時如何？」子曰：「不許夜行，投明須到。」州曰：「我早侯白，伊又侯黑。」

師將到字打箇圓相，以墨塗之。

我若有時你也有，你若無時我也無。爛醉東風渾不醒，空勞花下喚提壺。

王常侍參睦州，州問：「何故入院遲？」曰：「看打毬。」州曰：「人打毬？馬打毬？」曰：「人打毬。」州曰：「人困麼？」曰：「困。」州曰：「馬困麼？」曰：「困。」州曰：「露柱困麼？」無對。歸至私第，中夜忽有省。明日見州曰：「某甲會昨日事也。」州曰：「露柱困麼？」曰：「困。」州肯之。

師云：「且教伊到侍寮裏睡一覺著。」

露柱困麼纔問，一尺忽加一寸。夜來量到天明，長短元無少剩。

後唐莊宗幸河北回，召興化問曰：「朕取中原，獲得一寶，未曾有人酬價。」化曰：「請陛下寶看。」帝以兩手舒襆頭腳，化曰：「君王之寶，誰敢酬價？」

師云：「何得交綏而退？」

兩手舒襆頭，自呼李天下。何似敬新磨，一掌全酬價。

巖頭值沙汰，於鄂渚湖作渡子。一日，有婆抱孩兒來，乃曰：「呈橈舞棹即不問，且道婆手中兒甚處得來？」頭便打。婆曰：「婆生七子，六箇不遇知音，祇者一箇也不消得。」便拋水中。

師云：「囫圇吞箇棗。」

六箇不遇知音，一箇也不消得。將來拋向水中，連我都無話說。

僧念經次，雲居問：「念者是甚麼經？」曰：「《維摩經》。」居曰：「不問《維摩經》，念者是甚麼經？」僧從此得入。

師云：念者是甚麼經？《維摩經》。雲居不解休去，帶累者僧之遶。

四十九年無一句，三十二義皆旁註。家家犬吠與雞鳴，過關討甚閒公據。

僧問雲居：「山河大地從何而有？」居曰：「從妄想有。」曰：「與某甲想出一錠金得麼？」居便休去，僧不肯。

師云：「你不肯時，問取山河大地。」

虎項金鈴誰解得，解鈴須是繫鈴人。者僧難處雲居荅，祇是無人作證明。

稠布衲問曹山：「披毛帶角是什麼墮？」山曰：「是類墮。」「不斷聲色是什麼墮？」山曰：「是隨墮。」「不受食是什麼墮？」山曰：「是尊貴墮。」

師云：「四禁所以窮五位之通，三墮所以通四禁之窮。要識曹山麼？混沌初分，白蝙蝠精。」

識得曹山三墮，方知不立纖毫。休論地厚與天高，闌輕紅芍藥，架重紫葡萄。

纔去披麻戴孝，還來按板吹簫。兩邊坐斷失中交，滿頭澆栗子，千里寄鵝毛。

曹山四禁：莫行心處路，不挂本來衣。何須正恁麼，切忌未生時。

師云：「因甚如此？」

惟其如此，所以如此。若要如此，何苦如此？

僧問曹山：「學人通身是病，請師醫。」山曰：「不醫。」曰：「為什麼不醫？」山曰：「教你求生不得生，求死不得死。」

師云：「得恁麼同病相憐？」

春至自花開，秋來還葉落。用盡六州鐵，鑄成一箇錯。錯，錯，通身是病通身藥。

僧問乾峰：「十方薄伽梵，一路涅槃門，未審路頭在什麼處？」峰以拄杖畫云：「在者裏。」僧請益雲門，門拈起扇子云：「扇子[跳-兆+孛]跳上三十三天，築著帝釋鼻孔，東海鯉魚打一棒，雨似盆傾。會麼？」

師云：「乾峰纔指出路頭，雲門便全家奉送，還肯立地承當麼？設承當得，也是頭上安頭。」

目前指出無多子，拄杖頭邊用得新。帝釋至今無鼻孔，全成三十六龍鱗。

西院明訪南院曰：「某甲無可人事，從許州來，收得江西剃刀一柄上和尚。」院曰：「汝從許州來，為什麼收得江西剃刀？」明於院手上掐一掐。院曰：「侍者收取。」明以袖拂一拂便行。院曰：「阿剌剌，阿剌剌。」

師云：「驚蛺蝶。」

作家相見應無比，收放縱橫真可喜。元來祇得者些兒，底事他人不如你。

芭蕉拈拄杖曰：「你有拄杖子，我與你拄杖子。你無拄杖子，我奪卻你拄杖子。」靠拄杖下座。

師喝一喝，云：「少賣弄。」

你有更須有，你無還要無。仰山筆下何止九十七箇圓相，趙州壁上並不見半箇胡盧。

玄沙示眾：「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，只如盲、聾、啞三種病人，汝作麼生接？患盲者，拈槌豎拂他又不見；患聾者，語言三昧他又不聞；患啞者，教伊說又說不出。若接不得，佛法無靈驗。」

師云：「不得三種人，佛法無靈驗。」

不知苦眾生，須知眾生苦。玄沙三種人，大地無寸土。

玄沙遣僧送書上雪峰，峰開緘惟白紙三張，問僧：「會麼？」曰：「不會。」峰曰：「不見道：君子千里同風？」回舉似於沙，沙曰：「者老和尚蹉過也不知。」

師云：「不但雪峰蹉過，玄沙也蹉過。作麼生是蹉過處？莫使外人知。」

說得自己蹉過他人，以一勝義成兩負門；說得他人蹉過自己，以一負門成兩勝義。玄沙、雪峰，總在者裏。

長慶曰：「寧說阿羅漢有三毒，不說如來有二種語。不道如來無語，祇是無二種語。」保福曰：「作麼生是如來語？」慶曰：「聾人爭得聞？」福曰：「情知和尚向第二頭道。」慶卻問：「作麼生是如來語？」「福曰：喫茶去。」

師云：「也是第二頭道。」

雪峰潦倒輥三毬，普化風狂搖一鐸，到曾不到趙州茶，也是無端添兩杓。鳳凰不消四箇翼，麒麟偏愛一隻角，泥豬疥狗儘郎當，寶蓋金蓮還客作。直饒舌覆梵天長，一句當頭誰道著？長慶休誇有眼盲，保福空憐無病藥。

雲門示眾：「人人自有光明在，看時不見暗昏昏。作麼生是諸人自己光明？」自代曰：「廚庫，山門。」又曰：「好事不如無。」

師云：「作麼生是自己光明？但向道：『看時不見暗昏昏。』」

水濯青峰非劍，月落澄波如練。古鏡足光明，前鼻誰知後面？不見，不見，領取春風一半。

雲門示眾：「拆半裂三，針筒鼻孔在什麼處？為我一一拈出來看。」自代曰：「上中下。」

師云：「我不拈。」

阿師拶折一隻腳，鼻孔同時俱打落。當初拋在糞掃堆，直至如今總忘卻。忽然拈出與誰論，葉葉枝枝越樣新。不說世間猶有我，也憐天下更無人。

雲門拈起拄杖曰：「凡夫實，謂之有；二乘析，謂之無；緣覺謂之幻有，菩薩當體即空。衲僧家見拄杖，但喚作拄杖，行但行，坐但坐，不得動著。」

師云：「卻是凡夫會。」

凡夫謂有，滴水不走。何處遇知音，深深一杯酒。

僧問雲門：「如何是透法身句？」門曰：「北斗裏藏身。」

師云：「盡大地是北斗，喚什麼作身？盡大地是身，喚什麼作北斗？道！道！」

纔道藏身北斗，何勞合掌南辰。花攢繡錯十分春。錦江元過楚，劍閣復通秦。

老去且憑兒子，少年曾抱佳人。一回歡笑一回嗔。千門同醉飽，萬里絕煙塵。

金峰喫餅次，自拈一枚餅，從上板頭轉一匝。大眾見，一時合掌，峰曰：「縱饒十分起手，也只得一半。」至晚，有僧請益：「今日行餅，見僧合掌，和尚道：『縱饒十分起手，也只得一半。』請和尚全道。」峰作拈餅勢，復曰：「會麼？」曰：「不會。」峰曰：「金峰也只得一半。」

師云：「自首免。」

你也一半，我也一半，莫討完全，放下了看。

翠巖上堂：「一夏與兄弟東語西話，看翠巖眉毛在麼？」長慶曰：「生也。」雲門曰：「關。」保福曰：「作賊人心虛。」翠巖芝曰：「為眾竭力，禍出私門。」

師云：「翠巖與你們有甚冤讎？」復云：「過街老鼠齊叫打，也是自家招得。」

無證處得贓，無贓處得證，送與老雲門，謹按秋官令。南山可移，此案已定。有口不能言，納他一條命。

風穴上堂：「若立一塵，家國興盛，野老顰蹙。不立一塵，家國喪亡，野老安帖。於此明得，闍黎無分，全是老僧。於此不明，老僧卻是闍黎。闍黎與老僧，亦能悟卻天下人，亦能瞎卻天下人。欲識闍黎麼？」右邊一拍曰：「者裏是。欲識老僧麼？」左邊一拍曰：「者裏是。」

師云：「立不立，明不明，且與我一筆勾下。」

總別同異成壞，一塵顛倒世界。月寒白浪千尋，雲暖青山一帶。憑他野老悲歡，由我法王自在。

僧問同安志：「二機不到處如何舉唱？」志曰：「遍處不逢，玄中不失。」

師云：「恁麼即到也。」

不逢不失，老鼠咬鐵。昨日過了，便是明日。

白雲上堂：「舉一則公案布施大眾。」良久，云：「口只堪喫飯。」

師云：「老僧底挂在壁上久矣，白雲故是有情人。」

造無梁殿，煮沒米粥。三月安居，擊壞鼓腹。是何境界，拔舌地獄。

法眼問修山主：「毫釐有差，天地懸隔。兄作麼生會？」修曰：「毫釐有差，天地懸隔。」眼曰：「與麼道又爭得？」曰：「某甲只恁麼，和尚作麼生？」眼曰：「毫釐有差，天地懸隔。」修便禮拜。

師云：「現成公案，放汝三十棒。」

左眼半觔，右眼八兩。有罪不誅，有功不賞。沒縫浮圖，漁船破網。

雪竇示眾：「龍泉與刀斧同質，利鈍懸殊；駑駘與驥馬同途，遲速有異。」

師云：「為什麼總被拂子穿卻鼻孔？」

大海波濤淺，小人方寸深。空山會放火，定水又投針。促膝非謀面，同條是隔林。塤篪成絕調，獨立待知音。

僧問楊岐：「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寧，衲僧得一堪作甚麼？」岐曰：「缽盂口向天。」

師云：「衲僧得一，堪作甚麼？灼然！堪作甚麼？」

有理不在多言，請君飽食安眠。喫得又能消得，現成陸地神仙。

永明潛參法眼，眼曰：「子參請外，看什麼經？」潛曰：「《華嚴》。」曰：「總、別、同、異、成、壞六相，是何門攝？」潛曰：「世、出世間一切法，皆具六相。」曰：

「空還具六相否？」潛無對。曰：「何不問我？」潛便問：「空還具六相否？」曰：「空。」潛於是開悟。曰：「子作麼生會？」潛曰：「空。」眼然之。

師云：「大小法眼，畫蛇添足。」

總別同異成壞空，空壞成異同別總。世出世間一切法，自有許多閒骨董。(還聽得麼？)黑狗身上白，白狗身上腫，子細打一看，乾坤直儱侗。

僧問五祖：「如何是佛？」祖曰：「口是禍門。」

師云：許多佛話被五祖老打疊卻，五祖老佛話被谷呱呱打疊卻。

口是禍門，白日黃昏。屈原抱石，宋玉招魂。

谷泉見慈明，明問：「片雲橫谷口，道人何處來？」泉左右顧曰：「夜來何處火，燒出古人墳？」明曰：「未在，更道。」泉便作虎聲，明以坐具便搥，泉接住，推明置禪床上，明便作虎聲。泉大笑曰：「我見七十餘員善知識，今日始遇作家。」

師云：「著著有出身之路，諸方總會，因甚谷泉只肯慈明？且道利害在甚麼處？」

好物不須多，靈丹只一顆。未曾經九轉，依舊鬼來拖。

傅大士頌：「空手把鋤頭，步行騎水牛。人從橋上過，橋流水不流。」

師云：「貨是來路，錢是足數。」

直上不消覷，直下不消覷。忽然失卻眼，直上直下覷。

《金剛經》：「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。」法眼曰：「若見諸相非相，即不見如來。」天衣懷曰：「若見諸相非相，眼在什麼處？此語有兩負門。」

師云：「不瞎不成，瞎即不就。」

提起布袋，放下布袋，打失布袋，天下老古錐，都有者箇在。

老宿一夏不為師僧說話，有僧自歎曰：「我只與麼空過一夏，不敢望和尚說佛法得，聞正因兩字也得。」宿曰：「闍黎莫誓速，若論正因，一字也無。」道了，扣齒曰：「適來無端不合與麼道。」鄰房一老宿聞曰：「大好一釜羹，被兩顆鼠糞污卻。」

師云：「又是一顆。」

調羹縝密纔封鼎，落草慈悲更走盤。公案至今無一字，遭他隔壁第三翻。

有二菴主旬日後相見，上菴主曰：「許多時在什麼處？」下菴主曰：「在菴裏造箇無縫塔。」上菴主曰：「某甲也要造

一箇，就兄借樣子得麼？」下菴主曰：「何不早道，恰被人借去了也。」

師云：「上菴主不見下菴主塔樣，下菴主早見上菴主塔樣了也。」

覿面相呈塔樣子，大家各把自家瞞，白雲覆盡青山頂，八角風鈴徹耳寒。。

頌古拈

世尊生下，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，曰：「天上天下，惟吾獨尊。」雲門曰：「我當時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卻，貴圖天下太平。」

日暖看三織，風高鬥兩廂。蛙翻白出闊，蚓死紫之長。飯潑聽琵鳳，饅拋接建張。歸來屋裏坐，打殺又何妨。

僧云：「者不是和尚底詩。」師云：「者是老僧底頌，不但為世尊雲門，亦與天下有鼻孔底衲僧一時銷繳。」

若能轉物，即同如來。

東西南北無中位，春夏秋冬有八風。盡道如來能轉物，腳跟線綻沒人縫。

師云：「若恁麼，用轉作麼？」

誌公曰：「終日拈香擇火，不知身是道場。」玄沙曰：「終日拈香擇火，不知真箇道場。」圓悟曰：「終日拈香擇火，不知拈香擇火。」

剝了皮，析了肉，刮了骨，三箇光頭一箇禿。早知有影更無形，豈惜臨風歌一曲。

師云：「元來是大哭一場過底。」

牛頭幽棲石室，有百鳥銜花之異。自見四祖後，百鳥不復銜花。

只見樹開花，不見花開樹。失卻獻花人，想也看花去。

師云：「時人不識予心樂，恰好偷閒學少年。」

僧問青原：「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」原曰：「廬陵米作麼價？」

暗塵明月影重重，腸斷魂消未覺同。眼角乜斜纔一點，大家落在是非中。

師云：「若道是點，蹉過青原；道是不點，也蹉過老僧。」喝一喝，云：「莫是非好。」

東西兩堂各爭貓兒，南泉提起曰：「道得即救取貓兒，道不得即斬卻。」眾無對，泉便斬之。趙州自外歸，泉舉前話，

州脫草履安頭上而出，泉曰：「子若在，即救得貓兒也。」
越國同憐種大夫，當陽難犯奪魂符。於今敵手無先著，卻載西施泛五湖。

師云：「還逃得者一刀麼？」便是南泉道：「子若在，即救得貓兒。」也只做不見。

南泉與歸宗、麻谷同去禮南陽國師。泉於路上畫一圓相曰：「道得即去。」宗便於圓相中坐，谷作女人拜。泉曰：「與麼則不去也。」宗曰：「是什麼心行？」泉乃相喚回，不去禮國師。

前不著村，後不著店。南陽忠國師，從古不相見。不相見，畫圖省識春風面。

師云：「二祖卻往西天，達磨又來東土。」

經題[米-木+八]字。老宿曰：「看取下注腳。」

分明一箇字，爭奈無人識。看取下注腳，且喜沒交涉。一中一，十中十，百中百，千萬億中千萬億。

師云：「大地火發了也，切忌被[米-木+八]字燒卻眼睛。」

南嶽參六祖，祖問：「什麼物恁麼來？」嶽無語。經八載有省，乃曰：「說似一物即不中。」

說似一物即不中，裏頭實落外頭空。裏頭實落無一點，外頭空有百千重。

師云：「吽！吽！我不曾見此。」

盤山見人舁喪，歌郎振鈴曰：「紅輪決定沈西去，未委魂靈往那方？」幕下孝子哭曰：「哀！哀！」山忽身心踴躍，歸舉似馬祖，祖可之。

紅輪決定沈西去，未委魂靈往那方。聽得哀哀聲一囀，客兒立地唱還鄉。鐮一把，紙三張，沒淆訛處絕承當。雲山水月都拋卻，贏得莊周蝶夢長。

師云：「盤山恁麼悟去，有甚長處？」復云：「有甚長處？」

僧問馬祖：「和尚為什麼說即心即佛？」祖曰：「為止小兒啼。」曰：「啼止後如何？」祖曰：「非心非佛。」曰：「除此一種人來，如何指示？」祖曰：「向伊道不是物。」曰：「忽遇其中人來如何？」祖曰：「且教伊體會大道。」

還他三箇好，富嫌千口少。看看兩鬢皤，貧恨一身多。纔言不是物，滿地都狼籍。堪憐馬大師，說法總非時。迢迢大路如弦直，問荅於人何損益。臨濟雖然會白拈，畢竟一文偷不得。

師云：「連我已費觜了也。教伊體會大道，卻被其中人呵呵大笑，又作麼生？」

殃崛摩羅用千人拇指為華冠，惟欠一指，遂欲殺母。佛化沙門在前，殃崛釋母殺佛。佛徐行，殃崛急行不能及，乃喚：「瞿曇！住！住！」佛曰：「我住久矣，是汝不住。」殃崛聞之忽悟，投刃出家。

我住久矣汝不住。殃崛聞之忽開悟，剃除鬚髮著袈裟：汝住久矣我不住。

師云：「剃除鬚髮，當為何事？卻須領取此意始得。作麼生是此意？」喝一喝。

世尊拈青蓮華示眾，迦葉尊者破顏微笑。世尊曰：「吾有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，實相無相，微妙解脫法門，付囑於汝。」

舉起處堆山積嶽，一笑時瓦解冰消。當場沒有超師智，爭免朱描墨又描。

師云：「還有總不描者麼？」良久，云：「朱。」

臨濟鑊地次，見黃檗來，拄钁而立。檗曰：「者漢困那？」濟曰：「钁也未舉，困箇什麼？」檗便打。濟接住棒，一送送倒。檗呼維那：「扶起我來。」那扶起曰：「和尚爭容得者風顛漢無禮？」檗纔起，便打維那。濟钁地曰：「諸方火葬，我者裏活埋。」

姓趙姓張，姓白姓康。打散狐剛子，不見美猴王。

師云：「黃檗打維那，交過排場。我者裏活埋，走馬到任。還會麼？老僧一條熱棒直是忍俊不禁，爭奈無交過處。」

溈山示眾曰：「老僧百年後，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，左脅書五字曰『溈山僧某甲』。喚作溈山僧，又是水牯牛；喚作水牯牛，又是溈山僧。喚作什麼即得？」仰山出，禮拜而退。

又是溈山又是牛，何勞平地起戈矛？出來禮拜抽身退，你若知慚我便休。

師云：「溈山直得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，一隊老古錐，許多○相，向什麼處著？」

溈山坐次，仰山、香嚴侍立，山舉手曰：「如今恁麼者少，不恁麼者多。」嚴從東過西立，仰從西過東立，山曰：「者箇因緣，三十年後如金擲地相似。」仰曰：「亦須是和尚提唱始得。」嚴曰：「即今亦不少。」山曰：「合取狗口。」

夜月歌鸚鵡，春風舞鷓鴣。深宮人不見，翹首瑞雲多。

師云：「畫箇畫不出底，不畫箇畫得出底。」

溈山問仰山：「什麼處來？」仰曰：「田中來。」曰：「田中多少人？」仰插鍬子，叉手而立。曰：「南山大有人刈

茅。」仰拔鍬子便行。

萬機休罷頭還重，千里馳驅骨又輕。除卻華山陳處士，何人不帶是非行。

師云：「華山處士恨無黑旋風相救。然雖如是，已遍天下了也。」

張拙秀才看《千佛名經》，問長沙曰：「百千諸佛，但見其名，未審居何國土，還化物也無？」沙曰：「黃鶴樓崔顥題後，秀才還曾題也未？」曰：「未曾。」沙曰：「得閒題取一篇好。」

二十一史，那裏說起？流水寫來，我不如你。(且道寫底是什麼？)去年今日此門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紅。人面不知何處去？桃花依舊笑春風。

師云：「依樣畫胡盧，阿誰不會？」僧云：「李太白閣筆又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正是依樣畫胡盧。」

子湖於門下立牌曰：「子湖有一隻狗，上取人頭，中取人心，下取人足，擬議即喪身失命。」臨濟會下二僧參，方揭簾，湖喝曰：「看狗！」僧回顧，湖便歸方丈。

放火不用炭，殺人不用刀。突出一隻狗，咬殺兩堂貓。

師云：「卻又被貓兒咬殺了也。」

陸亙大夫問南泉曰：「肇法師也甚奇怪，解道天地同根，萬物一體。」泉指庭前牡丹曰：「大夫！時人見此一株花，如夢相似。」

雲封立石重重，空卷游絲段段。人歌金谷前筵，舟隱玉溪南岸。炎涼總有千般，離合都無一片。眉開錦上添花，目斷雪中送炭。

師云：「不妨爛熳，只可惜醒眼相看。」

僧問米胡：「自古上賢還達真正理否？」胡曰：「達。」曰：「作麼生達？」胡曰：「霍光當日賣假銀城與單于，契書是什麼人做？」

只知弄假成真，誰信弄真成假。識得馬面牛頭，笑倒天聾地啞。

師云：「向者裏開得一隻眼，是霍光買主；向者裏瞎得一隻眼，是單于賣主。忽然齊瞎齊開，馬面牛頭一齊笑倒。」

誌公令人傳語思大：「何不下山教化眾生，一向目視雲霄作麼？」大曰：「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，何處更有眾生可度？」

誰知報怨是酬恩，斬草休教尚有根。我便居高非視下，一雙青眼耀天門。

師云：「常不輕菩薩喫罵喫打，有什麼冤枉？」

趙州逢一婆，問：「什麼處去？」曰：「偷趙州筍去。」州曰：「忽遇趙州又作麼生？」婆便與一掌，州休去。

財不露白，主不見賊。攔腮一掌，本利俱失。

師云：「若遇師子兒，吞卻老僧不妨慶快。還知盡大地利錢都是老僧本錢也無？」

趙州到一菴主處，問：「有麼？有麼？」主豎起拳頭。州曰：「水淺不是泊船處。」便行。又到一菴主處，問：「有麼？有麼？」主亦豎起拳頭。州曰：「能縱能奪，能殺能活。」便作禮。

慢打輕敲不厭頻，一番鑼鼓一番新。雖然人把胡孫弄，卻被胡孫弄了人。

師云：「不見道：得便宜是失便宜？一向無人免得，要且無人求免。」

趙州問僧：「曾到此間麼？」僧曰：「曾到。」州曰：「喫茶去。」又問僧，僧曰：「不曾到。」州曰：「喫茶去。」院主問：「為什麼曾到也云：『喫茶去。』不曾到也云：『喫茶去。』」州召院主，主應諾。州曰：「喫茶去。」

眼中不著一些砂，陣陣東風樹樹花。拈起盞來長吸罷，不知春色落誰家。

師云：「老子於此興復不淺。」

僧問趙州：「和尚姓什麼？」州曰：「常州有。」曰：「甲子多少？」州曰：「蘇州有。」

蘇州有，常州有，到了蘇常不知有。勸君莫唱鷓鴣詞，坐中都是江南叟。

師云：「到了蘇常不知有，也應唱與鷓鴣詞。」復云：「老婆心堪作甚麼？」

臨濟將示滅，謂眾曰：「吾滅後，不得滅卻吾正法眼藏。」三聖出曰：「爭敢滅卻和尚正法眼藏？」濟曰：「已後有人問你，向他道什麼？」聖便喝。濟曰：「誰知吾正法眼藏向者瞎驢邊滅卻？」

瞎驢滅卻正法眼，臨濟於今又活埋。上面種株桃樹子，更無鬼敢出頭來。

師云：「是孝順？是忤逆？孝順須生忤逆子，忤逆還成孝順兒，不信但看簷頭水，點點滴滴不差移。」

德山托缽下堂，雪峰曰：「者老漢鐘未鳴，鼓未響，托缽向什麼處去？」山便歸方丈。峰舉似巖頭，頭曰：「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在。」山聞，令侍者喚來問：「汝不肯老僧那？」頭密啟其意，山乃休。明日上堂，果與尋常不同。頭

至僧堂前，撫掌大笑曰：「且喜老漢會末後句。雖然如是，也祇得三年活。」

德嶠全提摩竭令，巖頭半似挽歌郎。雖然葬得催官地，爭奈兒孫命不長。

師云：「不覺屐齒之折。」

洞山過水偈

切忌從他覓，不見胡鬚赤。迢迢與我疏，蹉過赤鬚胡。我今獨自往，金鱗忽透網。處處得逢渠，塞雁罷傳書。渠今正是我，莫道我非我。我今不是渠，那教渠立渠。應須恁麼會，髑髏俱粉碎。方得契如如，豈有二文殊。

師云：「似火入火，以空合空，更疑箇什麼？然雖如此，我今不是渠，且須子細；渠今正是我，尚有淆訛。」

洞山五位

正中偏，枕頭睡熟耳根邊。相逢纔有相當處，已抱琵琶過別船。

師云：「豁放下著。」

偏中正，網出澄潭秦代鏡。一時肝膽向人傾，幾乎喪卻漁翁命。

師云：「落放下著。」

正中來，瞥然起處孰安排。縱然惹得周郎顧，不覺宮商調已乖。

師云：「箚放下著。」

兼中至。平沙陣落風雲勢。不妨絕叫兩三聲，且看縱橫千萬字。

師云：「撒放下著。」

兼中到。一拳撾卻三玄要。為吾傳語衛王孫，不媚奧人寧媚灶。

師云：「瞎放下著。」

總頌。

五位為君更指陳，就中一位沒疏親。華山入夜全成火，瀛海生春又起塵。首尾應時看卦象，機絲絕處見針神。若將次第論高下，莫謗如來正法輪。

師云：「就中一位是那一位？即五位中一位，離五位中一位，非即五位，非離五位中一位，恰放下著。」

洞山示眾：「秋初夏末，兄弟或東去西去，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始得。」又曰：「只如萬里無寸草處且作麼生去？」有僧舉似石霜，霜曰：「出門便是草。」

萬里無，出門是，兩句分明遮一句。長途擺手向前行，月落題詩滿雲樹。

師云：「只開口六箇字，便成無天衣，不勞向下更看。」

神山把針次，洞山問：「把針事作麼生？」山曰：「針針相似。」洞曰：「二十年同行，作者箇語話，豈有與麼工夫？」山曰：「長老又作麼生？」洞曰：「如大地火發。」

說人當晝逢人到，說鬼中宵被鬼呼。三島十洲無雜客，不消重驗藥胡盧。

師云：「更須搥碎。」

溈山見野火，問道吾：「還見火麼？」吾曰：「見。」山曰：「從何處起？」曰：「除卻經行坐臥，請師別致一問來。」山便休。

起處何如見處親，誰除行住別求新。相逢盡道休官去，林下何曾見一人。

師便唱大江東去，卻掩口云：「只恁麼住。」

盜入三角山，問：「法遇菴主，有什麼寶？」主曰：「僧家之寶，非君所宜。」盜曰：「是什麼寶？」主便喝，盜便斬之。

一喝不見一刀，一刀不見一喝。喝時擉瞎眼睛，刀下眼睛擉瞎。雖然未結同參，相與有些瓜葛。

師喝一喝，云：「更結同參作麼？」

香嚴示眾：「若論此事，如人上樹，口銜樹枝，腳不蹋枝，手不攀枝。樹下忽有人問西來意，不對則違他所問，若對又喪身失命。當恁麼時，作麼生即得？」

上樹銜枝垂一問，從來有理不能伸。只堪囫圇擎將去，十字街頭賣與人。

師云：「直饒虎頭上座出眾，卻是箇賽寶底商胡，者主買賣，一場懊懶。」

興化謂克賓維那：「汝不久為唱導之師。」賓曰：「不入者保社。」化曰：「會了不入？不會不入？」賓曰：「總不與麼。」化便打，曰：「克賓維那法戰不勝，罰錢五貫，設饌飯一堂。」次日，化自白槌曰：「克賓維那法戰不勝，不得喫飯，即便出院。」

一心自許傾葵赤，萬馬難將細柳衝。興化親行推轂禮，克賓八面起威風。

師云：後來雪竇要替克賓索者一頓棒，便打。太眾！殊不知興化手裏一棒，棒出脫克賓；克賓身上一棒，棒消歸興化。要索麼？直須更打雪竇始得。

僧問大覺：「如何是本來身？」覺曰：「頭枕衡山，腳蹋北嶽。」

頭枕衡山腳北嶽，且喜人人都睡著。忽然看見暗嗟吁，那得人來縫布衲。

師云：「何不睡去？」

僧問石霜：「萬戶俱開時如何？」霜曰：「堂中事作麼生？」僧無對。經半年，始下一轉語曰：「無人接得渠。」霜曰：「道即太煞道，祇道得八成。」曰：「和尚又且如何？」霜曰：「無人識得渠。」

萬戶一時開，春生玉殿苔。野人忘帝力，何處得渠來。

師云：「直饒道得十成，還有者箇在，堂中事作麼生？性燥漢便與驀面唾。」

僧問洛浦：「供養百千諸佛，不如供養一箇無心道人。未審百千諸佛有何過？無心道人有何德？」浦曰：「一片白雲迷谷口，幾多歸鳥盡迷巢。」

四大部洲齊應供，眼中砂子黑崑崙。從教兩手無閒日，莫遣眉毛絆腳跟。

師云：「眉毛不絆腳跟，赴供也得快便，喚作無心道人得麼？忽然兩手放下時如何？癡人面前大好說夢。」

僧問洞山：「寒暑到來，如何迴避？」山曰：「何不向無寒暑處迴避？」曰：「如何是無寒暑處？」山曰：「寒時寒殺闍黎，熱時熱殺闍黎。」

熱不到熱，寒不到寒，猛虎口裏，鷂子鑽天。熱不到寒，寒不到熱，鷂子口裏，猛虎奪食。

師云：「四不到字，老漢合有三十棒。」

僧問巴陵：「祖意教意，是同是別？」陵曰：「雞寒上樹，鴨寒下水。」

金烏升，玉兔墜，疾走何由迴面背。須彌山半是同途，海底天邊不同會。佛無問，祖無對，一樣春秋千萬歲。野鶩家雞笑未休，舌頭扁得增慚愧。

師云：「大好一片舌頭。若去祖意、教意邊覓，苦哉！舌頭硬了也。」驀豎筆，云：「是雞？是鴨？」

僧問曹山：「清銳孤貧，乞師賑濟。」山召銳闍黎，銳應諾。山曰：「青原白家酒三盞，喫了猶道未沾唇。」

下床喫了空心酒，自卯醺醺直到酉。纔去門前打瓦筒，又來家裏翻筋斗。

師云：「曹山恁麼為清銳，大似醉後添盃。」

龍牙問洞山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」山曰：「待洞水逆流，即向汝道。」

洞水從來不順流，箇中非問亦非詶。五千甲馬尋源去，一滴俱無萬事休。

師云：「者裏尋到那裏，那裏又尋到者裏，不休更待何時？」

溈山安曰：「有句無句，如藤倚樹。」

家住閩川東復東，其間歲歲有花紅。如今不在花紅處，花在舊時紅處紅。
家住閩川西復西，其間歲歲有鶯啼。如今不在鶯啼處，鶯在舊時啼處啼。

師云：「大似蜆子和尚底太煞現成，老僧到此更不能添減一些子。」

保福問僧：「殿裏底是什麼？」曰：「和尚定當看。」福曰：「釋迦佛。」曰：「和尚莫謾人好！」福曰：「卻是汝謾我。」問：「飯頭鑊闊多少？」曰：「和尚試量看。」福以手作量勢，曰：「和尚莫謾人好！」福曰：「卻是汝謾我。」問僧：「汝作什麼業來，得恁麼長大？」曰：「和尚短多少？」福蹲身作短勢。曰：「和尚莫謾人好！」福曰：「卻是汝謾我。」問僧：「汝名什麼？」曰：「咸澤。」福曰：「忽遇枯涸時如何？」曰：「誰是枯涸者？」福曰：「我是。」曰：「和尚莫謾人好！」福曰：「卻是汝謾我。」

白魚攪亂波中月，黃鳥啼殘樹上春。好醜不關瞳子事，是非祇為面前人。

師云：「多少人不肯，汝謾我又爭得？」

僧問鏡清：「聲前絕妙，請師指歸。」清曰：「許由不洗耳。」曰：「為什麼如此？」清曰：「猶繫腳在。」曰：「某甲祇如此，師意又如何？」清曰：「無端夜來雁，驚起後池秋。」

從前懶說聲前妙，雁起驚秋一句多。洗得耳朵無兩片，漫勞牛鼻揀清波。

師云：「許由洗耳，罪不重科；巢父牽牛，反坐加等。」

雲門示眾：「十五日以前不問汝，十五日以後道將一句來。」眾無對。自代曰：「日日是好日」。

今王不借古王舌，殿中卻捧宮中敕。一言落下四民安，百辟傳為萬世則。風化已成，歌謠莫及，耕田鑿井憑誰力？不知何處覓唐堯，野老年來忘作息。

師云：「莫是造生祠、立德政碑底麼？者裏總不用，且先與雲門三十棒，不合教壞人家男女。」

僧問雲門：「如何是諸佛出身處？」門曰：「東山水上行。」

人情似鐵，官法如鑪，眼睛要眨，沒得工夫。

師云：「沒工夫眨眼，卻好偷工夫閉眼。」

雲門拈起糊餅曰：「我只供養兩浙人，不供養向北人。」自代曰：「天寒日短，兩人共一碗。」

搭了船，不問路。縫了衫，不做褲。只管囫圇不管破。便能到處討便宜，爭免來年當大戶。

師云：「何待來年？」

雲門拈起拄杖曰：「凡夫實謂之有，二乘析謂之無，緣覺謂之幻有，菩薩當體即空。衲僧家見拄杖，便喚作拄杖。行但行，坐但坐，不得動著。」

小乘錢串，大乘井索。有漏箍籬，無漏木杓。衲僧鼻孔，一齊拈卻。

師云：「又道不得動著。」良久，云：「更要拈卻在。」

僧問同安：「如何是天人師？」安曰：「頭上角不全，身上毛不出。」

色中青與水中鹽，有也難將二指拈，蓋覆將來人不見，雲峰微露一痕尖。

師云：「打卻看。」

南北東西涌復沒，簇錦攢花看不及。誰云兩處解成龍，箇裏渾無一點墨。

師云：「四大海水變作墨池，也洗不下。」

僧問曹山慧霞：「佛未出世時如何？」霞曰：「曹山不如。」「出世後如何？」霞曰：「不如曹山。」

無一句，有兩句。出世不出世，是甚閒家具。(喝一喝云：)去。

師云：「老僧性燥。」

僧問報慈嶼：「情生智隔，想變體殊。祇如情未生時如何？」嶼曰：「隔。」曰：「情未生時隔箇甚麼？」嶼曰：「者箇梢郎子未遇人在。」

報慈一隔，天寬地窄。六月飛霜，行人路絕。

師云：「六月飛霜，行人路絕。若也翻天作地，者箇梢郎子未遇人在。」

僧問風穴：「如何是清淨法身？」穴曰：「金沙灘頭馬郎婦。」

青龍和合纔燒紙，黃鵠分飛又鼓盆。賺得有頭無尾漢，不同死了卻同生。

師云：「既不同死，因甚卻同生？莫道有頭無尾漢被賺，你也莫被有頭無尾漢賺始得。」

明招，天寒上堂。眾纔集，曰：「風頭稍硬，不是你安身立命處，且歸暖室商量。」便歸方丈。眾隨至，立定。又曰：「纔到暖室，便見瞌睡。」以拄杖一時趁出。

寒凜凜，暖烘烘。立不住，坐還慵。十分成現事，卻去問渠儂。

師云：「佛法無多子，久長難得人。如今有種瞎漢，要向久長處覓一箇半箇。」

僧問香林遠：「如何是室內一碗燈？」林曰：「三人證龜成鱉。」

不買胭脂染葉，便擣螃蜞消漆。遮莫是麻衣，揣你骨頭不出。奇絕，奇絕，室內一燈如月。

師云：「待伊證龜成鱉，劈脊便棒。」

僧問洞山：「如何是佛？」山曰：「麻三觔。」

麤言及細語，皆歸第一義。只有麻三觔，腳跟不點地。

師亦云：「待伊證龜成鱉，劈脊便棒。」復云：「五黃六月，七手八腳，茶前酒後，天涯海角，騎聲蓋色，填溝塞壑，李四張三，不得舉著。」

僧問法眼：「如何是佛？」眼曰：「汝是慧超。」

一聲響處聞塗毒，越人笑了秦人哭。張飛喝斷灞陵橋，兩隻烏珠轂轆轆。

師云：「慧超佛話恁麼相見也得，只莫錯怪了張達、范疆。」

僧問法眼：「聲色兩字如何透得？」眼召大眾曰：「諸上座，且道者僧還透得也未？若會者僧問處，透聲色也不難。」

天無四壁地無盤，誰向人間出鬼門。五色五聲自聾瞽，不曾提起便銷魂。

師云：「元來是箇路路通，且把八花綢子嵌了，與我小孩兒耍耍則箇。」

僧問龍濟：「劫火洞然，大千俱壞，未審者箇壞不壞？」濟曰：「不壞。」曰：「為什麼不壞？」濟曰：「為同大千。」

識得大千，說甚者箇壞與不壞義，問取破灶墮。

師云：「破也破也，墮也墮也，壞不壞，同不同，畫蛇添足。」

成都帥請雲頂就衙陞座，有樂營將出，禮拜起，回顧下馬臺曰：「一口吸盡西江水即不問，請師吞卻階前下馬臺。」頂展兩手唱曰：「細抹將來。」營將猛省。

吞卻階前下馬臺，饁鑼鎚子盡情來，一時似火銷冰去，腦蓋何當挂頰腮？

師云：「先移去了，口中石闕著。者是人人底，用移作麼？」復云：「者是人人底，用不移作麼？」

僧問智門：「如何是佛？」門曰：「蹋破草鞋赤腳走。」曰：「如何是佛向上事？」門曰：「拄杖頭上挑日月。」

蹋破草鞋赤腳走，盤山會裏翻筋斗。南方龍女落修眉，廣額屠兒開大口。

師云：「好箇盒盤，揭了看。」

拄杖頭上挑日月，亙天兩道光殊絕，誰家一座大須彌？遶到驢年沒消息。

師云：「好箇盒盤，看了揭。」

僧問北禪：「如何是佛？」禪曰：「匙挑不上。」

匙挑不上，鎚打不爛。硬似綿團，軟如鐵彈。無可奈何，一條好漢。

師云：「好漢，好漢！莫怕喫人家早飯。」

慈明頌：「黑黑黑，道道道，明明明，得得得。」

私通車馬，官不容針，只將佛法，做箇人情。

師云：「大家做了人情，只你一箇不做也不得。」

慈明問楊岐：「馬祖見讓師便悟去，且道迷卻在甚處？」岐曰：「要悟即易，要迷即難。」

要悟即易，要迷即難。戴回紙面具，剜出爛心肝。鑼鼓家家急，杯盤處處寬。醉來一覺睡，紅日上三竿。

師云：「楊岐是悟時語？迷時語？有底道：『醉中了了，夢裏惺惺。』老僧且放過一著。」

長水問瑯琊：「清淨本然，云何忽生山河大地？」琊憑陵荅曰：「清淨本然，云何忽生山河大地？」

一句全彰殺活機，春風影裏綠楊低。落花遊子同相笑，添得流鶯自在啼。

師云：「識得荅處，盡大地不消置問；識得問處，盡大地不消置荅，何止流鶯自在？」

僧問芙蓉：「如何是無縫塔？」蓉曰：「白雲籠嶽頂，終不露崔巍。」

零零星星，鬥鬥湊湊。不是鍊成，亦非揑就。雨打不爛，日曬不臭。一日不新，千年不舊。喝一喝，云：「話墮也。」

師云：「若沒有者一喝，幾向芙蓉納敗。」

五祖問僧：「釋迦彌勒猶是他奴，且道他是阿誰？」

百家姓裏家家有，千字文中字字無。把手不容人見面，惡聲贏得滿江湖。

師云：「他即不無，畢竟是阿誰？釋迦、彌勒卻認得。何以故？伊曾伏侍過來。」僧問：「和尚還認得麼？」師云：「老僧不曾伏侍過來。」

五祖問僧：「倩女離魂，那箇是真底？」

木人方歌石人舞，一條紅線相牽處。晚風日日送斜陽，依舊不知來與去。

師云：「上單下單，出戶入戶，與我拈一箇來看。」良久，云：「衣裳也解交重過，達者何疑拆與單？」

兜率三語：「一曰：撥草瞻風，祇圖見性。即今上人，性在什麼處？二曰：識得自性，方脫生死。眼光落地時，作麼生脫？三曰：脫得生死，便知去處。四大分離，向什麼處去？」

纔得春風百鳥鳴，蹋青微雨看花晴。是非不到提壺口，問取江邊醉眼睛。

師云：「就在者裏見。」

被底安髯著甚忙，黃金散盡便歸鄉。夜來一覺翻身處，那得旁人作主張。

師云：「就在者裏脫。」

項王義不返江東，六將分身路未窮。回首虞兮荒壟上，美人元自舞春風。

師云：「就在者裏去。作麼生是者裏？不見道：撥草瞻風。」乃云：「密密目前機，明明箭後路，不消三句子，脫卻孃生褲。」

大慧舉竹篦云：「喚作竹篦則觸，不喚作竹篦則背。不得下語，不得無語。」

鐵汁銅九信口吞，一團烈燄喪全身，無端卻有人分喫，引得閻羅笑臉新。

師云：「家常茶飯，日日一般，卻也不勞重舉。」

葛信齋問或菴：「夫妻二人相打，通兒子作證，且道證父即是？證母即是？」菴曰：「小出大遇。」

丹霞澹歸釋禪師行狀

師諱今釋，字澹歸，浙之仁和金氏子。父號叔醇，贈禮科給事中；母吳氏，贈孺人。師俗名堡，字道隱。生而聰穎，甫十齡，學制舉義。方子春先輩一見奇之，曰：「此子他日當以文名世！」語其父，擇師教之。稍長，奇思湧發，筆若游龍，同輩屈服。舉崇禎丙子賢書，會有傳其文稿至粵，千山剩師叔覽之，歎曰：「此吾宗門種草也！」時正恣情詩酒，不信佛乘；具眼者，早識諸[乳-孚+牛]牡驪黃之外。庚辰，成進士，殿試二甲第九。例當得州，時人指為清華夢斷，而獨以得親民為喜。出知臨清，歲亢旱，久輟催科；為上司參糾，遂棄官歸。後屢徵，不起。乙酉，錢塘破，魯王監國周山，乃走浙東；授以官，不拜。入閩，見隆武帝，因直言除禮科。

自以喪服未闋，祇受職，不赴任。旋齎詔往頒越鎮，魯王左右欲兵之，折以大義，乃克復命。奏議中多觸權貴，幾為鄭鎮所殺。疏乞終喪，四上乃允。尋僦居楚之辰州山麓，鄉人義之，多所維護。一日，入僧寺閱《楞嚴》、《圓覺》諸大乘經，乃發深信；恨知佛法之遲，已萌出世志矣。戊子，江、楚、兩粵復明冠帶，以全髮見永曆帝於端州；除兵科，復攝禮科。痛恨權鎮跋扈、高位卑汙，與袁彭年、丁時魁、劉湘客、蒙養正嚴為糾劾；群輩銜之，號為五虎。適駕擬幸滇，至蒼梧，迺乘間而甘心之；誣以贓款，收付錦衣衛獄，拷掠備至。自分必死，瞪目反觀如何絕命；以正氣凜然、內心無惴，故受酷刑而不斃。得遣戍清浪，路阻桂林，滄桑遽變，遂剃落於北郭外之茅坪菴。時留守閣部瞿公稼軒、督師大司馬張公別山同時見執，抗節不服，縲紲中悲歌倡和，與茅坪磬聲相荅。二公被戮，師上書定藩，乞收骸骨，語婉而義。正值荒亂，忍饑山中，作參方文以自勵。壬辰，下廣州，參雷峰天然是和尚，受具戒，執役碗頭，彌勤參請。天老人欲隱匡山，師奉命先度嶺，行乞常熟、毘陵，及還棲賢，充書記。未幾，還粵，供職雷峰，復居東官載菴。前後十閱春秋，於向上事業有發明。壬寅，開丹霞，充監寺，撞府穿州，經營建置，處境紛如，而身心寂若。後語人曰：「吾得力處多在於此。」閱五載，丙午，叢席稍就，恭迎老人主法，日與師友嘯傲山水，評論古今。一日，於丈室言下盡忘從前所得，老人勘驗再三，乃付以偈云：「到雷峰十六年，掣風掣顛，今日丹霞捉敗，推向人天，不教總靠著那邊。咦！直舉無遮互，回途絕正偏，休言祇者是，難賺豆皮禪。要天下古今盡溟涬乎豆皮長處，而不知所以然。」戊申元旦，舉西堂立僧。迨辛亥冬，老人赴歸宗請，而丹霞未了之緣尚費拮据。甲寅春，從匡山省覲還，俯順眾情，端居丈室，鑪鞴弘開，衲子林繞，未嘗輕屈一指，樸樕如予，友愛獨深。因請藏之行，遽以院務見委。師出世後，兩至吳越，未嘗一返武林，人共目為矯情，師不之顧，惟遨遊姑蘇、嘉禾間，所至內外護請住名剎，俱不赴。請藏事畢，擬歸隱匡山而病，遽作養痾陸孝山使君別業。臨終，遍發嶺內外手書及諸遺念，屬侍僧茶毘，投骨石於大江左右，求偈示別，舉筆書曰：「入俗入僧，幾番下火，如今兩腳捎空，仍舊一場懨懶，莫把是非來辨我，刀刀只砍無花果。」揮就，投筆而逝，時庚申秋八月九日也。火浴後，侍僧奉靈骨還匡山，擬就棲賢立窣堵波，而丹霞道俗追慕殊切，迎歸建塔於海螺峰下，距入滅已九載矣。師生於萬曆甲寅之小除，世壽六十有七，僧臘二十有九，其著有《遍行堂前後集》行世，識者謂覺範洪《文字禪》、憨山清《夢遊集》遜弗逮也。師道德文章輝今映古，而立心制行純一精誠，在世間則忠君愛國，秉正斥邪，身命不惜；出世間

則全身為法，忠於事佛，孝於事師。戮力叢林，無分麤細，一施一受，悉歸正命。以真品行勉當世，匪名節之自矜；以第一義訓後昆，念法器之難得。甘無紹續，懼授非人，竟以槌拂付之烈燄，其謹護法城可謂嚴且切矣。現住丹霞澤萌遇弟和尚以塔功告竣，屬予紀師行實，仰求名碩勒銘碑上，以垂不朽，誼不容辭，亦略紀其萬一。至若徵言細行，詳諸集中，展卷瞭然，又無事予言之贅矣。師未脫白，有《嶺海焚餘》一書尚未授梓，以俟後之好事者。
同門辱教弟番禺今辯稽首謹述

丹霞澹歸釋禪師塔銘

澹歸禪師者，前進士金道隱堡也。國亡，出家為僧，師嶺南天然和尚，受衣缽，刱建丹霞別傳寺。已度嶺來吳請藏經，寄錫當湖陸氏園，病卒，弟子奉其靈骨歸塔于丹霞。越數年，其同門辯禪師撰師行狀，命侍者古輪等遠來乞銘于予。予以癸卯年遊嶺南，遇師廣州，朝夕談論甚歡。比過吳門，又顧予于花谿艸堂，方欲與諸同志為覓一蒲團地，止師以佚其老，師不辭而去。已而遷化于當湖，適滯都門，瓣香勺水，莫酬宿志。茲辯公以狀乞銘，其敢有辭？按狀：師諱今釋，字澹歸，杭州仁和人，姓金氏，原名堡，字道隱。舉明崇禎庚辰進士，知山東臨清州，未一年，以災疫不催科罷歸。大兵入杭，奔閩，上疏陳恢復大計，語侵鄭氏，特授禮科給事中，以服未闋不拜。奉　詔聯絡魯藩，鄭氏陰令江東帥方國安計殺之，江東人亦群指為北來奸細，賴同年御史陳朱明力爭之得免。還閩，鄭氏盆不能容，以終喪請，許之，因避去楚南辰、沅間。戊子，江、楚、兩粵兵起，復迎　桂王駐肇慶府，公入見，補授兵科，論事益切直，無所忌諱，舉朝側目。同時袁彭年、劉湘客、丁時魁、蒙正發皆與公合，而大金吾李元胤方用事，尊信公等言得行，故遂有五虎之目。庚寅春，大兵進粵，駕移梧州，一時銜五人者倉卒舟次，合疏請誅，坐以贓罪，遂收公等下詔獄，欲致之死，拷訊無所得，乃予廷杖，意在獨斃公也。故公傷尤重，卒不死，譴戍清浪衛，道阻不得赴，留寓桂林茅坪菴。桂林破，遂薙染為僧。壬辰，下廣州，參雷峰天然是和尚受具戒，執役碗頭者一年。天和尚欲隱匡山，師奉命乞食江南，回充棲賢記室。已返雷峰，供職如故。又居東官戟菴，前後十載。壬寅，開丹霞，充監院於兵馬林中，屢瀕危殆，經營五載。別傳寺告成，居然叢林，乃迎天和尚主席，日與師友嘯傲山水間。一日，入室次，言下有省，覺從前所得豁爾冰釋。明年，乃受記莂，舉西堂立僧，仍充化主。天和尚赴歸宗請，甲寅春，命師主丹霞席，領眾不輕肯一人。未幾，復以請藏出，領

付院務于同門辨，歷盡險阻，得達吳越。請藏事畢，擬還栖賢而病，遽作平湖陸孝山使君留寓別業，遂不起。臨終，遍發嶺內外手書及諸遺念，屬侍者茶毘，投骨灰于江流。侍者求留偈，舉筆書曰：「入俗入僧，幾番下火，如今兩腳捎空，仍舊一場懨懶。莫把是非來辨我，刀刀只砍無花果。」揮訖，投筆而逝，時庚申八月九日也。侍僧奉靈骨回匡山，丹霞道俗迎歸，建塔于海螺巖，距入滅已九載矣。師生于萬曆甲寅，世壽六十有七，僧臘二十有九。所著有《遍行堂前後集》行世。其未脫白時，有《嶺海焚餘》集辯公狀如此。予聞學佛者以能了生死為大事畢，即吾聖人謂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。莊子述聖人之言曰：「行事之情而忘其身，何暇至于悅生而惡死！」夫不求生、不知生死所悅惡，非真了者而能之乎？世傳澹公居官，抗顏敢言，人爭欲殺之，不為少變；吾未之深悉。獨見其上定南、平南兩王書，而知其夷然生死之間也。定南破桂林，殺瞿留守式耜、張侍郎同敞，橫屍衢市；師時雖出世，仍前朝舊人，慨然請為收葬。其書自敘歷履與兩公交情，略無隱諱。引唐高祖之于堯君素、周世宗之于劉仁贍，殺其身而愛且敬其人；明太祖之于元御史大夫福壽，既葬而復祠之；元世祖之祭文天祥、伯顏恤、汪立信之家，持之有據而言之成理。又言：「衰國之忠臣與開國之功臣，皆受命于天，同分砥柱乾坤之任。天下無功臣，則世道不平；天下無忠臣，則人心不正。兩公一死之重，豈輕于百戰之勳哉！王既已殺之，則忠臣之忠見、功臣之功亦見矣；此又王見德之時也。請具衣冠，為兩公殮。瞿公幼子，尤宜存恤。張公無嗣，盆可哀矜；並當擇付親知，歸葬故里。否則，亦許山僧收領，隨緣稿葬。豈可視忠義之士如盜賊寇讎，必滅其家、狼藉其肢體而後快于心耶！敬俟斧鉞，惟王圖之！夫以亡國孤臣，得免搜求為倖；乃干冒威嚴，不避鼎鑊，視彼貪生怖死者何如耶！」其上平南書則云：「前所編次元功垂範一書，遵奉記室所授稿本，于明稱偽、于明兵稱賊。初謂奏報相沿，未曾改正。竊念明滅元而修元史，不以元為偽，不以元兵為賊；元滅宋而修宋史，不以宋為偽，不以宋兵為賊。明末君臣播遷，亦自延其祖宗一線之脈，而　清朝承明正統，驅李自成為明雪恨，于明本非寇讎。今書稱李自成為偽為賊，稱明亦為偽為賊，略無分別，恐于理體有乖，謹發回原書改正。蓋天下之分義，當與天下共惜之；天子之體統，當為天子共存之也。」詞嚴義正，卒允其請。師所言可否之間，利害存焉，能無奪于利害，即無奪于生死。吾謂師夷然于生死者，非謬諛也，則以師學佛為能了生死，又何疑焉？師文字大抵自《莊子》來，自言小時每作文，不為題所縛，故能發昔人未發之理，道昔人未道之言。其犀利處，于禪家機鋒將近，宜諸方謂覺範洪《文字禪》、憨山清《夢遊集》

皆弗及也。詩篇口占恒十數首，好用古事，聲采絢偉。乾學奉　命還山纂修，終日屈首卷帙中，鑽研故紙，于師分中事未能窺見萬一，惟據予所知，證以辯公狀，輒次序其說而為之銘。其詞曰：有浙巨儒，文鋒莫禦，少掇科名，旋列朝著。亂日從亡，捐家不顧，遇事盡言，乃逢眾怒。蒼梧播遷，嚴譴遠戍，天命既改，以緇易素。師事雷峰，摩頂受具，故吾何有？隨眾作務。坐臥靡寧，得大解悟，建立丹霞，法幢雲赴。離曲彔床，芒鞋東度，栖栖吳苑，以請藏故。事畢言旋，堅挽莫駐，陸氏園林，坐脫何遽？支離遺骸，付之一炬，江流可投，窣堵可住。回首平生，如夢得寤，作斯銘章，增我嘅慕。

　康熙二十九年秋八月，賜進士及第、資政大夫、刑部尚書崑山徐乾學撰文。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